

皇明皇朝先朝錄卷之十九

大學士文穆胡公神道碑銘

楊文貞公士奇

太宗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武之臣各展其才
建諸事功若竭誠效力始終不渝者其身雖沒所以
龍眷之率有進而不衰其有履遺遺之盛者本淵廣
大學士胡公允者者也公初以進士舉年為翰林
撰階承直郎又明年

入正大統... 侍讀進承... 淵閣大

上憐歎不已命工部具棺禮部賜祭者再贈資善大夫
禮部尚書諱文穆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定時始公
廣孝與公始也又命官給舟運其柩命有司治棺
時

仁宗皇帝監國南京公之喪過馬道官臨祭賜賻甚厚
葬畢其子入謝官其長子種為翰林檢討

仁宗既崩位追念公舊人加贈榮祿大夫少師禮部尚
書遷官諱終且厚賜其家公遭逢

二聖恩備始終何其甚念及而念感也公居官敬慎在
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必盡理而忠厚為本未嘗及
人過失事於奉旨制勅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可否以
聞多見采納所撰進文字

上知出公筆輒稱善所奏對語及所治幾務退未嘗出
口雖親厚不敢私涉有聞蓋自守之嚴有素事

太宗皇帝十有七年歲癸未北宗親征北虜翰林率公
與楊公勉仁金公相繼在扈從信任甚篤禮部郎中
周約建請封禪群臣多言此太平盛事

上嘗不豫時楊公之言

上博可也安否對曰安也... 遠語麗之其兼未也... 備者所厚而沈... 亦未嘗以私于之... 別公明奉勅補

高皇帝嘗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為總裁志於
扶植名教獎掖善類采於義事於利不苟取與未嘗
一此曲人所與交必輔之於善不善去之不復顧小
人有不滿公者屢進言毀之類

上深知之不聽遽黜號者而公自執愈堅意度蕭散肆
身處榮祿未嘗一日忘山林出澹閒遠之趣公退閑
戶讀書賦詩而已初名廣是試傳臚更名靖永樂初
後舊名其字先大其齋居名先庵因以為號公十數
歲喪父已有志問學內漢讀其母訓外則日受從祖
子貞先生之教故德器不凡居家篤倫誼處鄉曲恂
恂執恭讓既冠薄遊閩中聞之前輩君子率忘年與
交歸而從黃伯器先生講論得所歸宿之地而日進
焉其學博究經史百氏下逮醫卜若釋之說亦皆勇
進而用志性命道德之學殆益有遠詣為大槩筆立

情近體得成唐之起二...
方重其文翰求者...
不苟予其卒以永樂...
其先自金陵徙廬陵...
祖鴻亨祖彌高父子...
永豐縣丞師尹之子...
太宜人公娶夏初封...
長即種次穆次德孫...
集若干卷公與士奇...
有後死則銘之約既...
墓石為呼士奇先公...
九年乃克成之銘曰...
維文以治藐藐

太宗統御九有任武...
禋秉恭執勤司

帝之制玉冊金簡天...
帝仁萬幾燕開清閣...
帝時惺公所書志寬...
輔德平直之行

帝仁萬幾燕開清閣...
帝時惺公所書志寬...
輔德平直之行

二聖明明揚善公誠好文之明儒於之昔人聲其公
視無有泊虛之存簡書之度德其有心有好有惡
尼有言善者好之善者好公沒思不來寵章斷善
終猶始始終之全曠代其幾金螺在左文川在右
璧有光上貫牛斗竄道之竭為尋有多景行瑋辭來
者是儀

少保忠靖夏公神道碑銘 原吉

同前

公姓夏氏諱原吉字維詰其先家于饒州曾祖復祖
希政元末為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考時敏為湘
陰縣儒學教諭遷家湘陰公自幼端厚好學年十三

教諭公殲益知自勵母夫人廖守節教子公終父喪
即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而率其二弟恭侍婉愉
得母夫人懽心出入鄉間其老長皆忘年賓禮之時
已負鉅人度喜惡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
共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耶有鬼物白
晝附人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公往觀卒無所言他日
復有言或問之故曰夏公端人也吾不可以近公一
無所動心洪武庚午歲以詩經選解貢入太學遂擢
戶部前四川部主事授承直郎進承直郎會務兼
凡倉庫府帑之出入簡廣之者悉有條理同官後

將事有未通者咸以爲公之盡心蓋人人德公如公之盡心夫巡撫福建所耗邑考來是海峽前民隱公憐憫人咸悅服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逾月陞戶部尚書撥資善大夫永樂初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兵民十數萬疏決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于海水患乃息而撫恤由當人不言勞又撫綏其飢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民賴以濟進資政大夫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東南命公自南京抵北京督視運送給以錦衣衛官校且命有不率命便宜行事公於號令中備矜恤之意人人效用

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餘車駕親征北虜

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庶事脩舉京師肅然

太宗還良喜賜公鈔千緡練幣四表裏羊酒鞍馬自是屢奉命侍

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尚書蹇公歷官九載皆賜嘉獎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論

太宗親宴之別殿無幾賜詩令進封祖考妣為公侯
夫戶部尚書祖妣為夫人封母為太夫人重備

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脩書成賜鈔織金文綺衣綺表
裏北京宮殿成奉勅召

仁宗皇帝及

今上于南京

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鈔白金鞍馬北虜復犯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師
忤旨罷官

仁宗皇帝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以母喪未終辭

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力之時
如卿以親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公乃不敢復言遂
加少保仍兼戶部尚書賜玉帶

今上正位東宮加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三職如故
賜誥命進封曾祖祖考皆為崇祿大夫少保兼太子

少傅戶部尚書曾祖妣祖妣皆一品夫人賜銀章
一其文曰繩愆糾謬且諭公曰朕有過舉卿但具奏

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賜鈔萬緡御用米二十
石胡椒二百斤公感無遺之恩鞠躬小廉或不盡備

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脩

仁宗皇帝崩時

今上監國南京至則喪禮及即位之儀皆具皆公一二人所預定

上既嗣大位公以舊輔尤重倚注公亦孜孜惟謹寵賚日盛備

仁宗皇帝實錄仍為監備庶人高煦反

上親率六師擒之公預扈從還賜白金文綺等物甚厚賜銀圖書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褒公之德云明年扈從巡邊既還

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春休高欲優逸之賜

勅嘉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

上備顧問謀議而恩過益厚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織金羅衣文綺表裏鞍馬賜宴明旦入謝暮歸第得疾遂薨宣德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也壽六十有五歲

上聞訃震悼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贈特進光祿大夫

太師謚忠靖賻鈔萬緡勅有司營喪塋官其子瑄為

尚寶司丞仍復其家朝臣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將

校咸往吊祭衛卒巷氓亦有嘆息至流涕者公天性

至孝友其弟原啓原禮皆厚原啓漢愛其子如子讀

書鄉校時教諭史九韶雖非授業師過之必拜雖貴

不變既貴九節陸教國子厚慎之也
廷從公請命致事公與人交久而無平生意人在患
難率賙給之遇士之貧者無之有頽蹟失所者援之
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事善善
長而惡惡短襟宇濔深閑廓不見涯淡嘗有從隸汚
公金織賜衣懼欲逃者公曰汚可浣何懼為有吏壞
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
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雅重推公第一知者
蓋比公於王子明韓禱圭之度其在

上前所言必歸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預宥密雖泯然
無跡蓋有陰受其德者矣故不問貴賤疏戚識不識
皆知其為善人長者喜為詩四方士重公名得其一
篇一詠藏以為榮公配鄭氏再封皆夫人子男三瓊
瑄瑾公卒之三月歸葬湘陰其家以墓碑屬予予與
公同朝三十年晚益親厚相知又嘗為余道平生余
豈意遂志公之墓耶銘曰汴憂厥初以國為氏衍于
會稽綿綿厥系太末之邑後來徙居暨唐中和後徙
于番懿夏之並逢掖其服詩書有承德善有績轉鄂
而潭自公祖考積厚必發公奮起繼燕歌鹿鳴來與
計借官任其賢政用其才司徒屬登掌邦教實來

小心寬人允臨泰洪大德濟任重責不重不徐
雅度如彼喬岳巖焉弗移其氣然遠澤潤良多祗事
列聖既四十載夷險一道其為凡凡國有老成堂有柱
石胡不慙遺當宁興惻既榮且哀隆隆寵光於乎忠
靖沒世不忘

戶部尚書古公神道碑銘

同前

宣德三年二月十八日戶部尚書古公卒訃聞

上遣進士康琰賜祭命有司給舟歸其喪且營葬事既
葬其子本奉禮部尚書蔚公所述事狀走北京介少
保夏公求書神道之碑余與古公同朝三十年知其

有廉清之操諾而不辭公諱朴字文質號素軒古氏
世家河南陳州諱義甫娶王生諱安道娶程公之大
父母父母也以公貴公之大父父皆贈資善大夫戶
部尚書大母母皆贈夫人公洪武中舉鄉貢為太學
生奉命清理郡縣田賦圖籍丁父喪歸服闋隸五軍
斷事理刑遂奏家貧願仕得祿養母

太祖皇帝嘉之除工部營部主事授承仕郎迎母就養
京師居無幾母沒官給舟歸葬服闋改兵部司馬部
主事陞武選司員外郎授奉訓大夫再陞郎中授奉
議大夫遂陞兵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皇帝正大統轉左侍郎授通議大夫賜文綺
上巡守北京侍

仁宗皇帝監國嘗奉命權禮部兵部及詹事府洪熙中
改通政使是歲陞戶部尚書授資善大夫賜誥命進
賜二代遂謁告歸省基賜鈔書水公事親孝非其義
一豪不苟取居官臨事盡作夜思勤勞弗懈一志於
公無敢干以私者謹守

祖宗成憲不肯踰越或言事久於時小過不及者亦當
損益就中終不為動永樂中建北京宮殿董伐木之
役於江西有愛民之心竣事特被賜資戶部主事劉
良素行不檢滿三載公考其績下良叩

上之左右人求公最考公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
行終當敗最考不可得也良遂誣奏公他事既就逮
繫

太宗皇帝燭其誣竟釋公他日吏部奏授良誥命封贈
其父母

仁宗皇帝曰豈第君子福祿攸降是嘗誣奏大臣罪者
其得為君子乎不與良卒以贓敗衆服公之明公所
治職務退未嘗語其家人冰蘖之操確乎不移平素
不事生產華靡雕琢之玩纖毫不可公退清坐一室

書冊自煇嘗病士奇往問之入其齋室几案間獨有
自警編一帙可以觀其所存矣洪熙誥辭有端厚簡
靜操行清潔之褒蓋見知於

上者深矣卒之日無銖累之積以遺子孫男三瑄璟李
本孫男若干銘曰古有恒言曰公生明何道而公其
惟廉清廉之為行士分內事曷世由之什靡一二士
行弗貞理曷由興嗟文質甫為廉有誠廉倨何冰
壺玉映迨其屬續室類縣罄紛彼貴仕夏屋渠渠嗟
文質甫歸兮焉居終彼榮爵田亘阡陌嗟文質甫歸
兮焉食其履湜湜其心休休汚者之嫉清者之速相
彼貪人潢潦之溢崇朝而盈涸不待夕嗟文質甫曷
乎不緇永揚休聞其在斯碑

黔國沐公定遠忠敬王神道碑銘 同前

正統四年三月十八日黔國沐公薨于南之楚雄
訃聞

上悼念輟視朝加隆卹典遣官賜祭者再追封定遠王
謚忠敬親王亦再遣祭其子護喪歸南京公卿文武
群臣及所過方岳大臣皆祭以薨之歲十一月廿六
日葬江寧縣長寧北鄉觀音山先塋之次沐氏鳳陽
定遠人其先所自具前翰林學士王景所著黔寧昭

靖王神道之碑王之高祖考曾祖考以昭靖
皆追封黔寧王高祖妣曾祖妣祖妣妣耿皆追封黔
寧王夫人昭靖四子伯諱春襲封西平侯歿諡惠襄
仲即王叔昂右軍都督府同知李昕駙馬都尉王諱
晟字景茂自少氣宇閎厚端慈凝重聰悟過人而博
學遠識恭慎寡言喜愠不形於色

高皇帝重之既冠授後軍都督府僉事夙夜祇勤陞授
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時惠襄繼昭靖鎮雲南薨王
嗣封西平侯仍奉命鎮雲南王承父兄之後秉誠殫
慮益弘遠圖威服德懷恪勵夙夜先是麓川不靖諸

蠻遂宣慰使而分據其地王適至奏發兵平之復奏
以其地置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鎮沅威遠二州于厓
潞江灣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而歲徵其貢賦又於
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制之夷遂帖息

太宗皇帝臨御之三年八百蠻酋侵邊王遣將先率兵
討之躬率兵繼其後及蒙自縣蠻聞王來遂遁進禽
其酋誅之事聞賜重書白金勞王四年安南叛命征
夷將軍率兵師及湖廣等都司兵討罪命王佩征夷
副將軍印克左副將軍率雲南等都司兵分道進討
王率兵由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先遣備將攻

奪猛烈棚華關隘賊徒悉遁遂築堡駐兵
諸將出宣光江口奪澳泐寺沙岸舟夜出泐
遂遣將引兵泝流攻賊之富良江自旦慶
引却翼旦諸將咸欲奮擊王曰受命吊伐
渠數人而已縱殺非

皇上好生之心乃止遂造浮梁渡師時征
亦至迺合攻寇之多邦城柵繼擣其東
灘困放嚕江仙侶等寇悉破之寇首黎
俱棄其衆獨挈家屬及左右心腹遠遁于
夷將軍兵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禽俘無
遺械送京

師凡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千
九百獲象馬牛畜軍資器仗安南平六年春班師入
朝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封黔國公食祿二千石賜誥券玉帶金幣命子
孫世襲既大宴

上親製詩褒嘉又日賜宴于便殿還鎮雲南是冬安南
餘寇攜貳命王佩征夷將軍印總兵討之王師壓境
寇遁入乂安海島追至占城之境禽寇首陳季擴阮
帥鄧容等送京師誅之師還仍鎮雲南十七年富州
蠻酋積逋賦不入朝廷命王發雲南貴州兵討之蠻

據險以抗王遣兵討其後請將請急攻三日不
若德服遂使人諭以禍福蠻即遣子詣京謝罪悉
償所逋

仁宗皇帝嗣位重王勲德老成詔兼太傅居至恩禮加
厚遂命佩征南將軍印還鎮

宣宗皇帝初嗣位遣使齎璽書及金幣勞之

皇上嗣位恩禮視宣德之初明年改元正統賜金幣加
厚是年冬四川會川黎溪蠻合底泊等變為亂奏遣
弟都督昂討之二年冬馬龍他郎甸蠻不靖復奏
遣昂平之三年麓川思任發擾邊侵掠騰衝南甸遣

人諭之不下奏躬率兵討之兵至潞江王勉諸將曰
出兵尚謀不專恃勇且逼瘴月非用武之時今官軍
已集如賊能畏威悔過據誠謝罪請命赦之斯亦可
也遂復遣人諭之不下乃命弟昂及都督方政等率
兵前進王尤戒其慎重時王整兵在後政等乘夜渡
江破賊柵賊衆奔北官軍乘勢追至景罕等寨斬首
三千餘級獲象三十餘政奮勇獨進賊伏兵四發政
力戰死之時春已半王慮瘴發非官軍利遂旋師將
駐金齒會有旨命王還鎮王至楚雄疾遂薨方疾革
時顧弟昂曰吾父子兄弟受國家天地罔極之恩吾

不能報矣吾弟勉之吾一家子子孫孫世世忠義
臣節無忝君親又顧昂曰斯役也雖偏將失利固吾
總帥之過此賊必不可貸汝勉之勉之言訖而逝歸
櫬所過道路城郭無貴賤小大迺拜哀慟蓋王在鎮
久惠愛之被于下者深也王忠孝之誠本乎天性無
或弗盡與子弟言亦惓惓斯道友二弟甚厚教子孫
動以禮法家政秩然位極人臣而禮賢重士虛已聽
納寬裕有容未嘗面及人過凡文武屬吏有過者惟
恐王知務自掩蓋其因自悔徙行者亦多王明於韜
略然以仁為主蠻夷有罪未嘗輒加兵誅必諭導使
改數諭弗悛乃奏發兵逮兵入境若夷能知懼罪亦
曲貸之與之更新雖臨陳必戒麾下毋縱殺截賞罰
明信威愛並行至於完城池飭武備訓將士理屯田
通水利實倉庾恒謹成法若輕徭賦問疲瘵尤勤致
意學舍弊陋具材僦工葺之不以煩下治公有暇手
不釋卷稽古明道動師昔賢蓋從容其文武之才仁
義之帥也配程氏追封定遠王夫人子男一儼襲封
黔國公孫男一玘至是王之予以事狀求余書神道
之碑謹按狀叙而銘之銘曰天啓

皇明于淮之右配天與地篤生

帝后二聖至仁作民父母心存萬方包含福慶如春在
里靡彼怙恃二聖矜惻曰其子子鞠之誨之勞劬備
周以長以成有偉才猷

帝有恩言爾後爾氏懋乃樹立華乃先祀嗚呼昭靖盛
德豐功皎日之誠持孝與忠嗚呼忠敬績乃烈考惟
孝之執惟忠之縮發軔都府簡在宸心夙夜弗違秉
其慎欽往綏滇人幾五十年率考之行教

帝之恩俾食俾永免其寒飢重學崇師導之專早平其
政令時其作止人戴惠慈淪骨浹髓有或弗惠以諭
以誨游誨弗悛式劄以戒交人悖兇披猖為狂違天

毒氓軼我邊疆奉詔出師徃行天討桓桓疾馳雷驅
電掃富良飛渡如履坦途兩師窮追縛寇海隅解縱
脅從宣布教條爰整師旅凱歌歸朝欽至策勛上公
錫爵嘉寵元臣龍章輝灼滇人之思瞻望旂旌

帝不忘速申命南行祇事五朝鞠躬小心奉國忘家志
如堅金寸棘未剪躬不寧處過自偏禪于躬引咎終
于王事德善孔多顯顯華褒千歲弗磨沐世子孫奕
奕象賢篤忠與孝永光其傳

惠安伯張公壙志昇

楊文定公傳

公諱昇字叔暉今

太皇太后季兄也世居河南永城高祖文銘曾祖景惠
祖從義世以積善相承考麒以勲戚任指揮使追封
彭城侯妣仝氏封侯夫人三代祖考皆追封彭城侯
妣皆追封夫人伯兄景襲彭城伯卒再襲仲凡旭
府軍衛指揮使公初以城守功授義勇衛正千戶永
樂三年陞羽林前衛指揮僉事調府軍衛七年授諸
封昭勇將軍十二年隨駕北征二十二年陞後軍都
督同知洪熙元年陞左都督宣德元年一

宣宗皇帝征武定州三年巡邊俱命公守北京四年

上優禮至親命輟左府事朔望奉朝請凡朝廷有大政
事亦預議後奉

太皇太后命弗預正統五年九月封惠安伯授奉天翊
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一百石
賜誥券子孫世襲六年正月十三日以疾卒壽六十
有三訃聞

上深嗟悼輟視朝一日遣官諭祭勅有司賻葬

太皇太后遣官致祭以是年二月某日葬宛平壽安山
先塋之次公為人端重孝友之德夙著于家閨門整
肅教諸子有方平居簡默臨事卓有定見歷事四朝
公勤忠謹未嘗有過

宣廟為皇太孫時往來兩京及隨侍

太宗文皇帝北征皆命公保衛出入起居深有規益退而未嘗形於言

宣廟以保衛功嘗欲加封爵固辭其居顯官恒自謙抑每陞拜祗畏如不勝其臨政事必咨詢同官審擇而行不恃已見與人交尚道義遇文學士必加禮敬服食尚儉素不為富貴態而急於利人常書藥石以療人疾為糜粥以濟飢歎公餘留心載籍至老不倦往古治忽及忠臣孝子事皆能道其詳每遇事輒以訓諸子嘗燕居諸子侍適雷雨暴至公肅然起敬曰語

云迅雷風烈必變學者不可不慎終召諸子語之曰吾素無功德朝廷篤念親親與高官一家祿食莫能報稱喪事不可干朝廷宜從節儉依文公家禮無作佛事無徇世俗為墓儀資財勞人無久停柩于家母煩費親戚朋友墓宜深坎毋高為墳塋吾所注意者不幸長子蚤喪孤孫數人諸子宜加保愛爾等能體我心則為孝配王氏封夫人子男六長軼襄府典寶次軼次輪府軍左衛指揮使次輦次軼次軼軼軼先卒女六長適劉濟威速衛指揮使次適唐彥金吾左衛指揮同知次適李純燕山右衛指揮使次適山俊

府軍前衛指揮使餘在室孫男八人女一人嗚呼
代烈戚賢否得失具載信史世為勸懲若公者可謂
生順死安生榮死哀者矣雖沒以中壽而不亡者遠
爰述其槩用納諸壙以示永久云

冷面寒鐵公傳

彭泰政壽

公姓周初名日新在國初受知

太宗文皇帝嘗獨以新字呼之遂更名焉字志新世為
南海人居郡南郭外之高第里永樂甲申拜監察御
史彈劾不避權要凡知無不言而言無不盡雖屢犯
威公言愈懇切不少變貴戚皆畏之目為冷面寒鐵

人因稱之曰冷面寒鐵公公初為郡庠生貢入太學
有時名入選授大理寺評事以剛直著讞獄平允莫
有稱屈在列咸推遜焉每有疑獄必決之公公一言
而白至是轉風憲風裁益揚人相競畏或小兒曰
冷面寒鐵公來皆匿已而擢雲南按察使未及蒞政
有命轉浙江有寃民逮繫數載聞命下喜相告曰冷
面寒鐵公來也吾屬無患矣公至洗其寃放之有一
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為人所剽掠潛以
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商告以故明日求之
無有也以公神明往訴焉公曰是必而妻有外適也

覆之果然蓋歸諸事時為毒人所聽而是夜先
之矣其燭姦如此境中暴虎嘗害人公為文告城隍
須臾虎詣伏罪格殺之初來行道上有蛇蚋群聚馬
首尾之見暴屍一軀無他物惟一鎗及小木私記收
之及至今人市布取入比印號不同者即發還已而
得同號者鞫之乃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召布商家
人給之家人大驚時商去已二載於是始知為盜殺
也為政多類此它如辨豆獲盜人皆服之嘗巡屬縣
易服色入觸縣官收繫獄中遂知一縣疾苦明日近
公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伏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縣

吏聞風悉服粟莫敢肆其姦察案一日以鷺炙餽公
公懸之後有道者指示之無復有以毫髮干公其察
案有受遺者必問冷面寒鐵公知否公不顯時配夫
人嘗治褥以給及此偕來涪處如貧日無雜色同僚
私屬內燕公夫人往荆釵布裙大類若田野婦各歸
慚恧遂更相變為澹素公雖處家儉朴而轉移人若
此脫大柄用而侈聲樂不為之減者少矣朝廷命錦
春香戶如浙拿贓吏即受吏贓公時進湏知遇諸涿
州擄之繫于涿獄十戶逃走請開奏

上正怒令馳驛傳至既至伏丹陛下猶口口歷陳其罪

不也

上愈怒命群議市臨刑大呼曰生得為直臣死當作直
鬼是夕奏文星墜

上大悔枉了好人不悅者久之問左右曰周新何許人
對曰廣東

上曰廣東有此等好人自後嘗見形于朝或見一人衣
紅衣立日中

上呵之問為誰對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浙
江城隍為

陛下治姦臣貪吏言已不見

天顏憮然公少鯁直勁厲姿幹高大俊偉異常好學能
文尚素厲在童子行而氣宇凜凜若成人人無犯者有
小挫必奮奮不平必直之而後已在庠校同列有過
則面責至人無所容人以公為大甚輒抗聲曰責善
朋友道苟阿諛胡取友為有過者即改恒恐公知之
蓋其養可知已為政尚大體問無明事斷如神人以
為生間羅姦潛穴伏群吏膽落民無犯令犴圜皆空
然猶愛恤小民惠澤草野雖三尺童子皆頌其美至
今閩廣父老猶解說其事公浚夫人獨挈公遺衣及
遺書數卷歸廣貧居如洗然新昌楊公信文去歲來

尚遺無時存問其家每月用之以俸嘗語人用
當代第一人吾黨所未及也森於公同里為叔行且
安知於公今公死慮歲久湮沒因暇筆其粗梗以識
其為人或謂公發姦擿伏有廣漢風而宋有鐵面御
史公似過之故因當時之稱傳之曰冷面寒鐵公云

皇明名臣琬瑛錄卷之二十

都御史向公神道碑銘

金文靖公 切歌

公諱寶字克忠姓向氏別號疎菴其先河南之開封
人宋僕射文簡公之十五世孫也文簡四世孫濟嘗
扈蹕從宋高宗南渡子水性仕孝宗累官太中大夫
封魏國生仕煜官朝奉大夫朝奉生公道為臨川縣
丞娶進賢許氏遂以朝奉蓋其邑潤安因家焉自是
為進賢人祖雲翔父允恭以公貴嘗贈寶善大夫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祖妣張氏曾孫氏
曾贈夫人公貴後許氏去歲無諱考經七歲通四書

仁宗皇帝即位驛召還朝
上方欲擢用公適交趾缺按察吏部首以公為奏
上未許之遂以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翊日入謝陞右
都御史階資善大夫未幾復命兼詹事府詹事特賜
楮幣羊酒公雖屢見難抑而志於有為到官不數日
即條陳八事以進其一曰錄用勳舊二曰設置諫官
三曰選舉賢材四曰簡練將帥五曰貴重有司六曰
考覈吏員七曰監生資格八曰疏通鈔法其言皆懇
善奏對力辭改應天府尹階嘉議大夫戊寅至事滿
廣西蒼梧甲申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復公前職己丑以譴逮獄憲臺
庚寅冬左遷兩淮都轉運鹽判官未幾復訟繫南京
乙未春宥復前職命督運糧餉并總督淮安諸郡漕
運材木甲辰秋八月

仁宗皇帝即位驛召還朝
上方欲擢用公適交趾缺按察吏部首以公為奏
上未許之遂以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翊日入謝陞右
都御史階資善大夫未幾復命兼詹事府詹事特賜
楮幣羊酒公雖屢見難抑而志於有為到官不數日
即條陳八事以進其一曰錄用勳舊二曰設置諫官
三曰選舉賢材四曰簡練將帥五曰貴重有司六曰
考覈吏員七曰監生資格八曰疏通鈔法其言皆懇

切有裨於時政者

上命次第行之

今上皇帝即位之初以南京都察院缺人特命往在焉
宣德戊申夏秩滿入覲公時以嬰疾艱於拜跪

上念其老特賜勅令致仕歸其鄉然自是疾益加劇遂
以八月四日卒于南京之官舍訃聞

上悼歎之特遣使賜祭命官給舟還其喪復命有司治
祠墳以其年十二月丁酉葬潤安九世祖朝奉公之
塋公生元至正丙午六月九日至是享年六十有二
娶羅氏封夫人子男五長劉孫次可觀可規可親可

寬噫公為人清介公方歷事四朝逾四十年初居庫
部職方時公牘日累千百次第剖析無所停滯衆皆
推其勤慎及為京尹愷悌廉明興學育才恒加督勵
撫善推惡強暴悚懾公庭肅清終日不聞鞭笞民皆
感服及居憲臺振舉紀綱以德濟威嚴而不苛士論
多之屢遭黜斥辭氣浩然未嘗少屈所至輒開館延
士觴詠賦詩未嘗以夷險易志故廉厲端確之行始
終如一日性至孝嘗以祿不逮親為歎時忌日悲泣
如初喪奉繼母不違其志撫諸弟友愛切至處鄉里
恂恂自下交友朋恭謹謙抑久而益篤平居言不及

補財不苟取與疏食水飲自處泊如其學博究經史
百氏為文章有理致詩雅健可愛有疎菴日稿若干
卷學者稱之為疎菴先生云銘曰猗歟向氏文簡之
裔魏國繼之益顯其世逮于朝奉實葬南昌公紹厥
緒閔閔煌煌公年弱冠名薦南宮祗事列聖

太祖太宗泊于

仁考歷躋顯融敷踐中外有聲泯泯公在官守執勤秉
恭寬惠愛人卹于瘡恫公有言責勵其清忠不撓不
激雅度雍容公志之篤操履之堅夷險一致隨遇而
安公老致仕始終克全公歿有榮無憾九原士論所
歸如公有幾匪公之能惟德之比匪惟有德而又有
子圖其不朽屬銘太史最行琢詞揭石墓道後千百
年其永有耀

顧都御史言行錄佐

楊尚寶廉

顧佐字

河南太康人中進士歷仕洪武宣德間

官至左都御史除莊浪知縣午節會射將佐以文士
易之公連發三中無不驚服尋擢御史守正嫉邪為
應天府尹剛稜不撓吏民畏服勲豪貴戚為之斂手
政聲赫赫議者謂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宣德三年
六月中早朝罷召楊榮及楊士奇問廷臣中誰可使

掌憲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臣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陞右都御史賜璽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惻慄然吏有遭笞者据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密以示臣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不得不遺半歸使俗所用皂亦皆樂得歸耕實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臣對曰此末事不足上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臣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皂隸耕使給薪芻京

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者
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
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及臣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
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鞠之實千戶臧清
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 並聖諭錄

顧都御史佐性嚴重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旦晚
東朝房小憇前呵雙藤立戶外官僚行道以此為驗
往往有輓驢駐馬折而還者雖公遭時得君之盛要
亦有憎伏彈壓之實焉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候朝之所兩門
入惟都察院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近歲都御史顧公

佐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群坐 並水東月記

太康之墟卓有良臣烈烈汝介匪矯而真高簡不接
一榻凝塵尹正天府明察如神擢中執法實表縉紳
赤捧生氣公論以伸事歸臺閣弼于一人彭韶撰贊

大理卿虞公言行錄 謙

尹侍郎

虞謙字伯益鎮江金壇人仕洪武宣德間官至太僕寺卿公自幼秀朗端重聰敏好學洪武乙亥由大學士擢刑部山東部郎中陞杭州知府永樂初召為大理寺左少卿尋陞左副都御史甲辰春轉大理寺卿恒曰為臣之道愛君愛民二者愛君崇其德愛民厚其生為副都御史奉命巡視揚州淮徐旱災至則疏民所苦請發廩賑代官為贖還所賣男女為奴婢者皆從之又奉命督兩浙蘇松諸郡運賦建議丁多而糧最少運北京丁多糧少次者運徐州丁糧俱中運南京淮安丁少而糧多存留本郡縣倉又奉命巡撫浙江察廉糾貪建議便民十數事多見施行

仁宗皇帝嗣位欽恤刑獄而嚴大理之選曰是天下之平也於是改公為卿先是都察院設御史大夫洪武榜例臬者公言北率詔書自今准存御史大夫在拜當杖而流免者非詔書意

上曰虞謙者是

天津衛有災災後數十萬御史廉視言主典者能用故縱災以自蓋蓋獲幾八百人不勝考掠皆逐廉應死者百餘人公察其寃白于上曰用其人廉以言上得減論於兩法司及四方所上獄議皆視問之

必平於大辟罪尤加意曰後無職斯我無憾矣
詔求直言公言七事其一用人曰用得其人則治道
興非其人則法違廉人主之職惟在擇人而已其二
興學校曰教育之道本於師範不在於俗而在得人
庶有成效三曰都察院耳目綱紀之職用以激濁揚
清今專俾治獄非設風憲本意四曰廣儲畜今國用
空乏宜預為備五曰北京八府之民困於養馬宜分
給無馬郡縣牧養以蘇圻內六曰鈔法不通由於出
多而入少今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民艱於得鈔則
自流通七曰京師盜賊之繁由於軍民工匠每十家

編為一甲使互相覺察出入一家有犯十家連坐有
能捕首免其連坐之罪皆切中時弊公儀觀偉然瀟
灑絕俗以詩名於時有玉雪齋稿喜寫山水木石有
倪雲林韻致宣德二年卒年六十三並楊士奇撰墓

尹直贊曰蘭臺棘寺刑乃攸司惟公廉平

仁廟簡知迷自郎署擢都憲紀歷數多年累效勞勩讞
議平反惟慎惟明敷陳剴切允愜輿情

工部主事劉安言行錄

同前

劉季麓諱韶字季麓以字行浙江餘姚人進士歷仕
洪武永樂間官至刑部侍郎左遷工部主事

君有幼端靜喜學問既承其家訓長而進學登第
甲戌進士第授行人司行人嘗持節使雲南四川朝
鮮所至宣上德達民隱覩贖一豪無所受事聞賜鈔
藥米丁丑陞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先是陝有逋賦民
積歲不能輸有司峻刑督之君至慨然曰民困不能
輸為之父母又忍峻刑督之耶與其察謀分行郡縣
解其繁緩其期勞來綏輯而從容勸誘為民皆感激
曰是赤子神念我我可不戮力以累仁人奔走假貸
以輸無幾畢完

陝不產硃砂而歲月有課額民窘不能償至或償其
家者君為奏罷之

洪渠水溢為民患躬行視之為設法治堰民賴以安
蓋凡可以利民者率盡心焉

召為刑部左侍郎尤憚憚重民命平反具獄數事陝
平民王某為強盜所引逮至而所引者已伏法不能
自白君察寃召所引者之妻子使識之而聽其詞竟
得實王免於誣有典守錢穀而虧算者既被逮則援
引千餘人同罪君廉知其誣卒辨所誣引者釋之河
陽逆旅夜有朱趙二人異室而宿朱怨家後追至而
誤殺趙朱實不知逆旅主人疑朱殺之追執送官鞠

訊考掠朱遂誣服不敢求辨君獨曰是偶違道
非素有負且計其裝非有圖也特緩其獄遣人察
之無幾有司竟得殺趙者而朱以緩獄不死揚州民
胡氏夜有賊入其室殺人而遺刀屍傍但視之柄有
僞家蘇氏私識官捕鞠蘇蘇曰家失此刀久矣不服
既備極諸刑竟無服君潛使持刀往察其僞一童子
識之曰我家物也遂得賊而釋蘇蓋其理刑一以求
生為務永樂乙酉纂脩大典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
部尚書鄭賜監脩而擇有文學者一人為之副遂以
命君討論裁處人多服之庚寅坐失出入罪左遷兩

淮鹽運判未行復留改工部營繕主事躬勤治職未
嘗以崇庫為意癸卯卒年六十一君為人清素雖歷
顯要而泊然自持雍容雅度有犯不校閒暇手不釋
卷洛經長於春秋喜吟咏冲澹優閑有陶靖節韋刺
史之趣並揚士奇撰墓志

尹直贊曰有學有行風度醞藉早擢甲科使車屢駕
于蕃于宣有裨上下入佐秋卿恪勤夙夜祗體欽恤
隱鬱舒達寧失不經寧職可罷辱德永垂崇卑莫訶

刑部尚書趙公神道碑銘明 楊文敏公榮

天之生才將以資於世用然必國家有以教養之於

未用之先歷試之於方用之際及其練達既久而後
大用之以盡其才故能建功立業進退協道足以震
今而耀後焉若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河南趙公蓋
其人也公諱瑀字雲翰其先為邢臺鮮于社人元季
擾攘公之父攜家避兵於平陽夏縣而公始生時寇
出四掠公在襁褓母嘗抱匿林莽間迫於虎置公于
地虎熟視而去聞者異焉世靖將歸邢臺道經于汴
閱其風土而樂之因家于汴遂為汴人公自幼穎敏
嗜學進退動止迄如老成既長游學郡庠已卓然于
儕輩中洪武丁卯由郡薦入太學生嘗被命董事山
東以克廉謹受襲衣楮幣之賜歲庚午授兵部職方
主事命覈天下兵馬暨諸路屯戍補其缺而增所宜
置公得其實具圖以進

太祖皇帝以為能乙亥陞武庫員外郎慎密小心尤為
當道者所重戊寅陞浙江右叅政剗繁治劇事無疑
滯時海寇出沒劫取人財公以計捕之境內獲安尋
丁外艱吏民慕之如離父母

太宗皇帝嗣臨大寶以公能專對命使南交至則誕宣
德音恩威兼布夷長款服既歸却其金寶之餽

太宗聞而嘉之錫養優渥擢刑部右侍郎未幾轉

再轉禮部受命往討西寧使果成歸拜禮部
安于華蓋殿并徵御筵饌差遣其母以榮之成子
仁孝皇后崩逝公詣北京卜山陵善成膺緒帶之賜士
辰督劍隆慶保安永寧諸郡治撫輯有方而新集之
民悉安其業而不知其勞丁酉改兵部尚書明年以
內艱去已而起復專理塞外兵政疾作
太宗遣中官偕名醫往視疾已入謝復命調攝于家既
康復命詣塞北訪牧地遂具順川等處以聞於是出
廐馬牧之孳畜蕃息壬寅大駕北征命公督軍餉措
理有方兵食克給

仁宗皇帝嗣位改刑部尚書居職六年式敬由獄宣德
庚戌力以疾辭

宣宗皇帝矜其賢勞特賜致仕既歸汴構一室於東郊
名曰石泉茅屋日與親友為歡以樂暮年正統丙辰
七月十有五日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訃聞
上遣官諭祭仍命有司營葬公生乙巳 月 日曾祖
諱 有隱德祖諱和之父諱得以公貴俱贈資政大
夫刑部尚書祖妣張氏母侯氏俱贈夫人配胡氏封
夫人子男四長曰憲舉賢良方正授潞州襄垣縣丞
次魯次純次朴女二孫男五孫瑛死孫珍孫女孫以

是歲八月廿有三日奉旨于神符尚書館之
奉都御史顧公佐所述狀來京請于法拜請銘惟公
儀度英偉備儻多才善屬文喜歌咏有儵父集二卷
藏于家嗚呼士君子出處進退求合乎道而已觀公
之仕于朝也據誠效勞知無不言每有獻納多契
上意雅性節儉雖貴列六卿而自奉澹泊及退居也幅
巾藜杖蕭散自如不以外物經心公之進退協于道
者如此是宜有銘銘曰於皇

太祖建學育才士習丕變人文聿開疑疑趙公遭值
明世肄業泮宮用成大器學優而博識敏而明列職

內外式輝厥成明
太宗博信崇德擢任
勤和厥上下治
充畜牧之盛伊誰
宜邦業之司

仁廟之命昭哉五刑惟恤惟敬國有六卿公履美三條
屬具瞻泰山巖巖公仕四朝終始一節既老而休允
矣明哲維公之賢盛崇先安作此無盡以永後觀

國朝特書為清廟太
神符尚書館之

列聖相承率由茲道於是者德宿望之巨族屢中於存
躋顯要以至持衡秉鈞先後數十年榮名赫赫者往
往有其人焉何其盛也乃宣德二年夏四月朔日都
察院右都御史王公以疾卒明日

上賜之棺且命禮部遣官祭之兵部給舟車歸其喪有
司為治墳塋越月其孤瑾奉監察御史羅汝敬所述
公之行狀詣予泣拜請曰先公既歿將祔葬鄭之城
西南先塋之次然無文刻于基石恐遺德弗傳敢請
一言以示于後庶幾永有賴焉予於公同官于朝交
久且厚誼弗可辭按狀公諱彰字文昭其先世家太

原代有顯人其後散居四方皆為鉅族公之高祖諱
資元至正中以明經為河南鹿邑學官因家焉曾祖
良祖賜父汝能皆樂善好義居鄉有闕毋郭氏元季
汝能挈家避兵汾晉之間海內既平將歸其鄉過鄭
樂其風土遂占籍焉公生元至正丙午九月十八日
幼穎悟好學稍長有司選為州學生益自刻苦學日
進洪武丁卯領河南鄉薦明年會試禮部弗利補太
學生嘗使山東平糶以實軍儲同列納賄縱逋負者
公毅然責之弗聽比還其人果得罪公遂以廉幹聞
明年擢吏科給事典封駁之任夙夜在公出納惟

允歷左右給事中益慎益虔奉養尤著遂進都察
中未幾陞刑部福建司員外郎時有豪橫往往構訟
報株連結至數歲不能斷決有司率為所誣害公曰
法貴平恕然亦豈宜寬縱以長惡哉於是正之以法
而為所誣者皆得釋人咸悅服既而超拜山西布政
使司左叅政居藩七年吏弗忍欺民懷其惠永樂初
召拜禮部右侍郎階嘉議大夫時四方萬國奉玉帛
重九譯以朝覲賓貢者肩背相望于京師賞賚燕享
無虛日與尚書鄭公賜同德協恭奉職惟謹明年以
父喪去官哀毀踰節鄉鄰稱焉服除遷戶部嘗祀華

嶽過陝州之新安聞民鬻男女償逋租既還奏之詔
悉蠲其租且官給楮幣以贖其所鬻男女人皆德之
永樂壬辰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論事嚴毅持法公
正人不敢干以私嘗以母夫人年高欲歸省侍而難
於請適蒙恩命按河南許其過家且賜母夫人冠服
仍給白金楮幣以歸為壽時人莫不歎羨歲庚子陞
右都御史秩資善大夫仍按河南待諸鄉舊一如平
生至於公法雖親不貸時諸郡連歲水患民多流亡
而有司復加重歛民益以困公悉奏之於是詔傳不
急之徵十餘事凡官吏以貪暴罷免者九百餘人招

流民復業者幾五萬家發官廩以賑之賴全活者
衆先是獲賊張大聚亡命嵯峨山行劫商賈為之不
通女僧宋繼善與其徒數百人為妖言撼衆奸人李
人美以左道惑人公悉捕斬之平主嫉惡甚然獄有
所疑者必反覆訊鞫然後決有鄭旺者罪當辟公閱
其辭疑焉命御史為辯之果得不死公性至孝以父
早世事母夫人尤謹在京師所得四方珍味必遣人
馳獻然後敢食歲時薦先竟日悲哀不樂所得俸祿
必分族人及濟貧乏嚴於家法訓飭子弟其有違禮
度者必痛責之俟其悔悟乃已洪熙改元進資政大

夫得推恩封贈其祖考皆如公官母封太夫人咸以
為榮公卒之日士論嗟惜之配郝氏有賢行封夫人
子男二長即瑾次瑜女四公為人簡靜待人以誠率
下以正平居言若不出口至臨事論辯詞氣侃侃弗
少置自為侍從之職荐躋顯要歷事累朝廉介自將
恪勤夙夜垂四十年毅然有古大臣之風若公者庶
幾無愧於其職也歟遂為序次其平生行能之槩而
系之以銘其辭曰王出太原世有聞人繼遷鹿邑闕
閱嶙峋迨于高曾家聲益振元季兵興避地汾晉幸
際聖明桑梓是思爰樂鄭鄉占籍于茲公承厥後早

悟而通發迹場屋遊歌辭雍列職內廷實與封爵後
游禁近荐膺顯擢既遷秋官持法惟平出佐山西藩
方寔寧公來自藩乃貳宗伯繼贊司徒厥聲藉藉秉
憲內臺風軌肅清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弗規弗隨正
色率下從容廟堂贊輔聖化惟公克忠庶謹自持惟
公克孝祇奉母慈荐沐國恩膺此褒典光于三世無
間幽顯公宜壽考寵眷是承云胡逝矣溘爾遺榮公
則無憾世適嗟惜邦失重臣人懷舊德蒼山峩峩為
公之墳百世之下尚徵斯文

禮部左侍郎陳公墓志銘

王文端公直

陳氏之先汴梁人宋建炎間有諱譽者為嶺南清海
軍節度使終于官子晏蔭東莞令因家邑之延福鄉
由是為東莞人公高祖祖舜曾祖誠子祖用廣父宗
彛皆不仕宗彛娶翟氏生四子公其長也諱連字廷
器別號琴軒自幼聰敏喜學從邑庠訓導黃先生勸
受書經學成領薦會試不偶入太學選為桂林府學
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時有詔武臣子弟皆受學公
日進諸生講聖賢之道所謂忠孝仁義之說必使身
體而力行之諸生雖文武不同莫不皆有所得都督
韓觀總兵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公之教心悅誠

服每以儒師加禮焉秩滿陞國子助教永樂初
言公有治才不宜置之散地召試在優等擢知許州
始至人以儒者易之公少有警發衆為悚懼乃更以
寬厚寧民未幾代還改滁州均徭後時征歛禁奸戢
暴民用太和

太宗皇帝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問民隱治
有異效者加陞擢焉衆皆言公績最滁人恐失之詣
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掌滁州事賜綺衣一襲鈔五
百貫禮部宴餞給驛遣還在滁又九年陞四川按察
使四川去京遠民不畏法豪吏黠胥姦弊百出公至

一治以法不少貸軍中暴橫有號虎彪太歲者人莫
敢犯犯輒受奇禍公廉得實為設方略密遣人捕之
皆置之重典而人以寧乃建言脩武備慎刑罰明禮
制復義倉正風俗等九事

上嘉納之召還改南京通政使出納命令罔不明允
上喜其盡職賜之誥命以示褒而曾大父大父皆贈
通政使妣與妻皆淑人正統初陞調南京禮部左侍
郎於稽古禮文之事尤惓惓不少懈又五年以年踰
七十乞致仕

上許焉公德行淳懿文詞典重人愛之若拱璧其所進

於

上有巡狩頌平胡頌鏡歌鼓吹天下傳誦之縉紳士大夫求碑銘序記詩賦諸作以發德述懷娛情寫物者足相躡於門公應之如響故所作最多今傳者有琴軒集歸田藁若干卷尤好著書凡所臨郡邑必采其山川人事風俗物產所以供賦稅之正而適上下之宜者為書以傳若潁川永陽羅浮成都等誌皆具存其識鑑精明取舍不妄賓興之歲公在在司之列而收得人之譽及致仕而歸鄉之學者有所增益郡縣守令政有未達者得咨度於公黃肖養作亂其所

以制禦綏靖卒保無恙者公之策為多公生於洪武庚戌五月初七日而以景泰甲戌十月十六日終享年八十五配淑人袁氏有婦道先卒娶侯氏子男二鼎孫男二鎰鑑將以明年二月初三日奉公柩與淑人合葬焉墓宜有銘以公之友左副都御史致仕羅公亨信所有行狀來請予嘗托交於公知公文行政事之善且與羅公同年又知其言足以取信於後世誼不可辭乃為序次而銘之銘曰東莞陳宗果自汴梁武德桓真此一方傳至于公益篤文藝本迹泮宮遂領民事今之太守乃古諸侯千里餘

後優優繼登外臺克謹邦憲政爾刑清俗尚
教成均學者有師執事之樞出納具宜維少者
樂是輔

帝實用公公乃求去白髮蒼顏老于故鄉賢哉二疏千
古相望山川出雲雨彼黍稷功成歸來孰知其力公
今逝矣與汗漫期有美在人百世之恩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二十一

春坊贊善陳先生行狀濟

金長史寔

先生諱濟字伯載姓陳氏常州武進縣人上世居溫
之樂清代為儒家高祖號月巖為瑞安州學正有子
七人其第六子曰可山者因游平江兵興不得還遂
僑寓常熟之雙鳳里先生之曾大父也大父益初父
貞又自常熟遷今居毋唐氏先生穎悟異常總角讀
書過目輒成誦比長勵志弗解嘗以父命游錢唐會
稽從縉紳先生學從者載泉貨隨之賢遠比遷先生
以其資之半購書父奇之笑曰汝能盡讀耶

愷先生自是益肆力其間日夜務記覽聞人
輒假手錄成帙至於胼指無憚勞勩如是者十餘年
遂貫穿經史百家之言才名卓然振起東南諸郡會
朝廷脩永樂大典大臣有言先生者以布衣召至為
都總裁時合內外詞臣暨太學儒生衆數千人繙閱
中秘四庫書浩瀚填委先生至則與故少師姚公尚
書鄭公祭酒學士數輩詳定凡例區別去取莫弗允
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疑難輒從質問先生隨問
響答未嘗舐滯疏抉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獵涉者
可比故一昔之人無不服其該博書成擢右春坊右

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小心謹慎未嘗有分毫
過差去年被命隨侍五皇孫授經凡有諮問先生援
摺精詳洞究始末博而有要皇孫亦素聞先生名深
加禮重方將咨以啓沃今年夏五月 日暴中風不
能言百藥弗瘳六月四日卒于寓舍年六十一前甲
辰之歲 月 日其始生也配潘氏子男三人長格
次棻夫卒次栝女二人先生重厚脩慎孝友天至事
母太夫人備極色養太夫人嘗戒以無過飲終身未
嘗至醉其宦游京師以太夫人年高不可迎養母
一念至輒欬飲泣教篤二弟底于成立尚書公以

碩德長才由給事中陞大理卿再轉而位大司馬事
先生如父出鎮交趾歲嘗書問往來不絕先生以其
弟位六卿已復繼登清要深懼盛滿彌自敬畏平居
敦尚儉素食不兼味衣無華綺僑寓闌闌一室蓬戶
韋壁僅蔽風雨而終日危坐手不釋卷為文章根據
經史必務理勝不事葩藻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
益於世不爾雖工奚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若干
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病後數日令格奉母來省病
且革至是復甦矐目視格母子以手書太夫人安否
字格對以無恙領之出涕被面後三日竟卒格既畢
殯殮事將奉柩南還墓里之山乃涕泣求予狀其
行實乞銘于當代立言君子以昭不朽予與先生有
同官之好而又相知義不得而辭焉謹狀

兵部尚書節愍陳公墓誌銘 治 曾學士啓

兵部尚書毘陵陳公之死事于交趾也訃聞詔贈少
保榮祿大夫謚節愍遣官諭祭命其子樞為刑科給
事中勅工部為造墳塋厚卹其家樞既倣古具衣冠
招魂與公之夫人合塋其邑定安西鄉三橋之原乃
奉禮部尚書胡公澐所述行狀詣余泣拜請銘余嘗
辱知於公而忠節事又所當書者遂不辭按狀公諱

洽字叔遠姓陳氏其先淵之樂清人曾祖可山其為
湖海之遊元季客平江遭亂道梗弗得歸遂家姑蘇
之常熟祖益初父以貞連世弗仕母唐氏有淑德國
朝洪武中以貞始自常熟徙居毘陵之武進三子皆
聰穎秀異公其仲子也生洪武庚戌正月初六日自
幼端重不為兒嬉甫成童已屹如老成人稍長貌奇
偉長身玉立人望而敬焉與兄濟暨弟浚同游鄉先
生謝子蘭之門子蘭謂人曰陳氏兄弟才氣如此河
東之薛不得專美於前矣且以遠大期之公讀書力
學淹貫群籍尤工於書法弱冠用薦登

命點軍卒過其目輒識其面且記姓名弗忘有再至
輒答之叱令其去總戎懼請罪公上其事

太祖皇帝嘉之賜織金鷄鵲衣一襲洪武丙子以貞成
五開以浚公去官至家時五開蠻寇竊發公匍匐將
往以歸公喪或止之公不應涕泣以行其後觸瘴癘
冒危險間關五千餘里竟負骨歸葬焉未幾少保兵
部尚書茹公瑄薦公才可大用遂奪情起復授文選
郎中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之初首陞為吏部右侍郎尋轉陞
左侍郎階嘉議大夫量才任官銓衡惟允復署地官

事益有聲永樂乙酉遷大理寺卿持法平恕風俗
究者丙戌交趾集賊構逆朝廷興師問罪且命公覘
賊蹤迹調土兵三萬以佐總戎者未幾黎賊就俘交
趾遂平既還朝命掌春官事論功定賞人無間言繼
署冬官名譽尤振歲己丑交趾餘寇作亂仍命英國
公張輔率師往討之公實與參贊機務遂擒其兇渠
簡定而還時北寇猖獗車駕親征公承命偕英國公
訓練士卒于塞外辛卯復任鎮交趾以克緩輯其民
先教化而後刑法夷人安之蠻俗為之丕變而窮陬
裔之間絃誦之聲相聞乙未還京師

上嘉其功陞兵部尚書階資善大夫丁酉仍與豐城侯
李公彬同鎮交趾兼掌二司事

仁宗皇帝即位敕領交趾布政司按察司兩司仍參軍
事賜誥命追封二代祖考皆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兵
部尚書祖妣贈夫人毋封太夫人故妻楊氏贈夫人
今上皇帝宣德改元之初蠻寇黎利勢益張成山侯王
通率師討叛公仍與參贊是歲冬十一月八日出師
討賊公以為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主師
欲渡河而陣公反覆諭以利害且陳方略主師弗聽
朔旦五鼓麾兵以渡公弗能止次寧橋賊自屯至未

力戰公遂自奮馬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
而了無怖色既而墜馬左右扶掖公欲還營中且曰
主師且退公何自苦如此公張目叱之曰吾受朝廷
厚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吾豈偷生忍耻者乎衆
皆潰散公奮勇持戈前進手殺數人知力不能支大
罵自刎而死賊相視駭歎公自筮仕即居內庭恂恂
謙謹清儉寡慾忠信孝友出於天性動止語默皆有
禮度獎善嫉惡尤惡諂諛親仁好賢歌尚正直於人
無所毀譽而遇之必以誠性樂恬澹不事侈靡平生
不畜媵妾所至惟家僮二人以給使令晚年不喜飲

酒間居沉默寡言終日危坐人莫窺其底蘊有言兵
者則曰兵凶器也古人尚德化必不得已然後用之
博涉書史論至古將相忠義之事必正顏定色英氣
橫發擊卽稱嘆若已有之雖有邊徼經營軍旅之務
稍暇即讀書自娛手未嘗釋卷也其為詩文敏捷往
往皆有思致公卒之明年主師棄城而歸交趾遂為
賊所據夷人思公之遺德語及輒為之流涕嗚咽久
之公卒之日享年五十有七配楊氏贈夫人子男二
人長即樞次曰機女二孫男二曰勳曰杰銘曰烈烈
陳公乘時奮庸薦剡剡馳一鶚橫空亦既登朝遂膺

寵擇優游清班以典封駁執喪居廬制未克終承
詔復起存躋顯融授官郎署銓衡是職繼貳天官厥
聲籍籍黎寇叛逆命將往征公贊戎機厥功以成蠻
荒底寧爰立郡縣公在藩方夷俗丕變既還京師
上嘉乃績乃授司馬屢加寵賜承命載行餘孽披猖負
其險固出沒跳梁主帥恣驕而不持重輕敵以戰公
言弗用寇勢益張公弗顧身力戰以斃捐軀成仁公
之忠誠以死殉國義氣英風有聲赫赫褒典荐加恩
命尤隆高爵美謚用表厥忠既卹其家復官其子公
其不朽有光信史三橋之原窀穸銘以昭之萬

世流芳

兵部尚書許公神道碑銘廓

楊文敏公榮

汴之許州即古之潁川郡其士風端慤尚志節由是
出者莫不著名於世若今之大司馬許公其一焉公
諱廓字文超姓許氏世居許之襄城曾大父居敬大
父守誠父忠信皆隱德弗仕母王氏公生而岐嶷賦
性惇厚齡卽之年即知務學其父遣入邑庠受經遂
領洪武己卯河南鄉薦明年試禮部弗偶入太學永
樂丙戌擢錦衣衛經歷未幾超授工科給事中復陞
鴻臚寺左丞皆能舉其職歲壬辰拜工部右侍郎時

職務業脞公悉心殫慮以佐其長凡可怠工而利國者皆奏行之事多就緒輿論歸焉甲午

太宗皇帝親率將士往征北虜命公督運糧餉隨軍往返六閱月而士馬給足人無暴擾乙未將營建北京命公提督神木廠事工繁而役重公益持謹慎始終弗渝己亥以交趾人戶田賦未有定規命公往理之公至察人心事宜與總戎豐城侯李彬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等議其可否遂還朝條奏其利害數事

上皆嘉納之

仁宗皇帝即位念公勤勞中外政績有稱遷工部左侍郎授正議大夫資治尹賜誥命推恩贈其父祖皆如公官祖妣閻氏母王氏皆為淑人

皇上嗣位知公惇實可任益隆眷待宣德庚戌秋民飢流離者衆

上以公大臣素為鄉邦所重命往撫輯之至則旌廉黜貪勸善懲惡榜示有司弗得復有科擾禁豪右毋索取私錢凡夫匠雜役及諸采辦與積逋稅糧諸物悉奏免焉於是民皆趨走復業戴公若父母還朝上慰勞甚至辛亥春正月降勅獎諭陞公為行在兵部

尚書復賜誥命授資善大夫并加贈厥祖若父皆尚書祖妣及母皆夫人公荷國厚恩方夙夜經慮以圖報而遽以疾聞

皇上賜藥命醫視疾竟不能起實宣德壬子六月十二日距公生洪武丁巳三月辛巳得年五十有六訃聞上深悼惜遣官賜祭命有司治墳塋給舟車歸其喪公卿大夫皆走哭吊致奠祭焉配王氏封夫人子男四長麟獸次繼廣繼文繼武卜以 年 月 日葬公于其鄉首山之陽其宗姪國子生昌率其幼子奉監察御史羅亨信所狀事行詣于請銘予昔與公有同

官之好弗可辭惟公姿貌豐偉襟度夷曠具寬厚之德有通敏之才歷事

三聖荐沐寵恩詳慎緝密不驕不矜允受任靡不竭盡心力是以官無廢事民庶樂康蓋卓然有大臣之風是以樹碑墓道以垂不朽予既為次序之而復系以詩曰猗歟許公中土之英少克務學遭世太平發迹戎幕尋陟機要復陞鴻臚益臻榮耀貳卿之任佐理式勤益國利民譽日以振督運糧餉從征殘虜將士給足歡聲載路于彼南交版賦未清具陳可否深協

聖情

仁皇嗣位益隆眷顧錫命推恩光照宗祖

聖皇繼統篤任弗渝命撫河南民用昭蘇迫進司馬璽
書獎諭機務孔繁寔深倚注惟公砥礪理國如家經
慮多方茂著才華尚未耄期遽爾遐棄

帝用嗟悼賜葬及祭恩命載臨哀榮始終勒石墓道垂
耀無窮

詹事府少詹事曾公墓碑祭

楊文貞公士奇

天之生才甚難也然高明強毅弘博奇偉智能勇略
之士世未嘗乏用惟文章者不易得夫探造化之闕
徵帝王之法通古今之曠濘溜融會而後出之上焉

者發揮性道脩正人紀此聖賢之事不可數及次焉
者推明義理紀述功德作為風雅以鳴國家之盛司
馬遷相如楊雄班固韓柳歐蘇作者之事然亦代不
數人焉信乎其難也國家自洪武以來有文之士其
可以嗣遷固者蓋有之矣

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親人才興起斯文而龍飛

第一科進士中簡明秀通敏者二十八人就文淵閣
盡出中秘書俾進所業朝暮大官供膳月給內帑鈔
為膏火費蓋期之於古人曾君子啓其首也君者康
時以第一人授翰林脩撰授承務郎遂晝夜淬礪文

典學俱進

上時召試子啓迅筆千百言立就不費思索而理致文
來皆到其苦心思索者有不能及

上屢舉群書隱僻事以驗所學靡不悉對以是深見獎
重遂名聞天下明年脩永樂大典為副總裁五年陞
侍講授承直郎七年扈從巡北京數侍燕間應制賦
詩並荷褒嘉後有薦文士於

上者必問得如曾蔡否卒之考其能未有廢幾跋及者
陞承德郎預脩

太祖皇帝實錄十一年後扈從巡北京十二年考北京

鄉試十三年廷試克讀卷官實錄成賜鈔襲衣文綺
十六年考禮部會試陞侍讀學士授奉訓大夫脩天
下郡志為副總裁二十二年考禮部會試

仁宗皇帝嗣位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侍讀學士
日以經史進講文華殿從

皇上之南京還預脩

太宗仁宗實錄宣德二年考禮部會試五年克廷試讀
卷官兩朝實錄成賜金織襲衣銀幣陞詹事府少詹
事仍兼侍讀學士賜寶帶子啓為文章如源泉混厚
沛然奔放一瀉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群芳奮發組織

爛然可說可悅賦詠之體必律唐人與之所至筆不
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四方
求者無間貴賤日集庭下靡不酬應一時文人所作
碑碣記序表贊傳銘詩賦流布遠邇蓋未有如子啓
之富者工書法草書雄放有晉人風致自解大紳胡
光大後獨步當世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灑落
善譚論簡而有味良辰清景擇勝而遊未嘗以事廢
其天性孝友慈厚喜獎拔士類交際有始終之義急
人之急無論識與不識平生以及物為心使之臨民
必有所濟惜其仕三十年恒以文學在侍近所及者

未廣也素有痰疾一日侍朝遽引退

上遙見之勅免當朝宣德六年冬疾大作命太醫視療

明年正月二十一日卒訃聞

上為悼惜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遣侍郎張敞賜祭
命有司營塋給舟還其喪朝臣自公侯尚書以下皆
臨奠春秋六十有一嗚呼人才之難成也一代之文
人如子啓何可多得而今已矣蓋悼惜之無間言云
曾氏世家吉之永豐其高祖晞顏宋兵部侍郎江西
湖廣南安縣使元贈武城伯妣蕭氏曾祖選申元應
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與其兄翰

林直學士德裕皆有威名于時妣胡氏祖如璣集賢
院司直妣周氏考叔本洪熙初以子啓貴贈奉議夫
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而贈其妣張氏
宜人其配鍾氏封宜人子男三秬積种公之易簣也
以身後事屬建安楊公及余楊公既為著葬銘余為
書其墓石而係以詩曰卽出有夏少康裔曲列啓封
國為氏去邑為曾適魯仕郟國聖學述傳義親承素
王道統系後十餘葉新莽際爰以闔宗徙南避宅盱
與吉心洙泗章逢蟬聯如櫛比歐陽之鄉昔之委朱
元連綿起祿位天啓文運赫昭晰公奮而興屬隆世

天經煌煌表人瑞影纓垂組侍廷陞操觚含毫應
帝制岷江茫洋萬里勢春空澄明雲錦麗重疊回矚
天容霽紀功述德封金匱操執權衡品文藝宏章大什
耀海內朝陽和鳴鳳翩翩儒林翹翹拔其萃矜惻焚
溺懷惠濟惟仁攸存未弘施沒寔憾兮此賁志

尚書文襄周公言行錄忱

楊尚寶廉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進士歷任永樂宣德間官
至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太宗簡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文淵閣俾進學公自陳
願進學其間

太宗喜曰是真有志者命增為二十九人改翰林庶吉士且暮大官供膳月給膏燭之費公感激自奮于學與脩永樂大典歲壬辰授刑部主事公為人既精敏而又盡心簡牘有所推讞無不曲當蕭鎡撰墓志

公擢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初蘇州稅糧負欠七百九十餘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父老皆云蘇松民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納欠公乃使大小戶加耗官降斛斗久失糧長往往大入小出公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水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聚於是出入均平蘇州糧額二百九

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如各處并南京衛所運糧官軍未曾過江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加與過江船錢米二斗豐年米賤兌與加七五非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非襯墊蘆席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公又令州縣支難餘米蓋倉二十餘厥於瓜州江畔遇到船糧搬入收貯聽候交兌畢日量支餘顧人看守古穰雜錄

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兩京上納者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用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六七所費不貲公奏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

收白銀三分一十束止用三十兩者南京則輕齎赴
彼買納人皆稱便

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領粟於南京戶部關支當米
賤時一兩可買粟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准折支金
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
官俸糧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正糧一石
舊例驗收務重三斤糧解領布到官率因紗纈不堪
觀驗十退八九公知之奏稱布疋斤重紗纈其價反
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斤重務在長闊如式
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

各處走避馬疋及鋪陳等件死損多被馬頭科逼民
財買補歲無虛日公創法每田一畝收米一升九合
隨糧帶納另敷收貯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價直給
米備用馬頭科歛之患遂息

正統初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欠公奉詔巡視乃奏
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
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行各縣下年預
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上分
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鹽
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十四年邊事緊急工部移文造盔甲腰刀撒袋以數百萬計其盔俱要水磨明亮公取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盔非遲歲月不可暫令撥錫以副急用處事周而敏多類此

公在南圻凡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

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為侍郎往任之忱為人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岸為之虛心訪問兼採衆論不一一年累欠之數皆完美餘之積日見克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之米甲於諸

省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子建造者必往求

之所獲必過望

並古穰雜錄

上任既專公亦盡心於其職為人謙恭不立崖岸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征輸皆有常度貢賦未嘗稽欠且有贏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以備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盡出於所積餘米以備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學

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濟治一切取諸
餘米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
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官於是徵需雜
然逋負自若人亦思公焉

長史金寔送公還東吳詩云公當永樂初讀書文淵
閣閣下四庫書我實司管鑰繙閱窮古今寤寐攻製
上作氣若橫海鱣志欲吞恆嶽駿如汗血駒千里思一
躍時雨沐春葩鵝膏淬霜鏑拜官屬司寇利器遇盤
錯無情不得盡焉用施敲朴中年樂散地嬉嬉事棋
槊巧匠高縮手無地施善斷天生有用才豈俾久寂

寔忽如鵬快風萬里翔寥廓京吳財賦疆國用之所
託料量出心計調度歸掌握守令受成莽里胥奉條
約富家絕兼併農田遂耕獲官儲足賑貸私負釋纏
縛雖遭大侵歲不致填溝壑小民相與言輒以手加
額自從相公來濟利誠溥博既無倒懸苦迺有邛曰
樂相公朝天去還期在冬朔屈指筭歸程扶攜候江
郭東南數十郡到處省民瘼潤如甘雨零明似福星
灼丈夫得如此豈負平生學覺非集

學博而邃禮和而恭茂著才猷爰作司空撫綏南服
國計以豐民無積粟歲不知凶博大成裕沛乎有容

汝而天視人仰休風二十八年猶能若公彭書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二十二

刑部尚書魏公神道碑源

王文瑞公直

正統九年閏七月廿七日刑部尚書魏公以疾終于

家事聞

上為之嗟悼遣官賜祭命有司治墓事在朝士大夫亦莫不惋惜致賻莫先是公有足疾詔俾釐務免朝未久之未能愈公嘆曰食君祿而不一造朝心豈能自安八年二月拜疏乞致仕

上憐而許之降勅慰且賜鈔三千貫歸一年而終年六十三公諱源字文淵幼而岐嶽喜讀書習於禮節十

三館屬文書作柱凡諸為時華所嘆實選為
子永樂乙酉以書經領鄉薦明年取進士拜監
史所至舉其職松江知府黃子威被誣不能白公為
辨其枉浙東傍海民困於魚課為奏減之西安大疫
民間比屋不能興督有司具醫藥往療全活者甚多
涼州有寇將大為民患公廉得之亟請兵殄除民得
免害父母相繼卒皆奪喪起任職為御史九年陞
江按察副使未幾召還署刑部右侍郎會河南旱飢
民轉徙乃命公為河南左布政使至則發倉廩以賑
民奏免逋賦省繇役及諸不急之務一以安民為事
民稍稍來歸而雨亦大至是歲有年召為刑部左侍
郎食從二品祿或言四川邊務多弛廢命公往理之
明罰飭法衆務脩舉還朝拜刑部尚書獄無滯囚凡
公所決斷者人人自以為不究時

上注意邊事又命往西邊督察諸將謹防邊以便宜從
事遣都指揮李謙守獨石楊洪副之劾奏指揮杜術
等慢令當死諸將始嚴憚不敢肆自天城抵朔州視
要險地宜守者凡八分命諸將守之請增脩開平龍
門城使高大皆焚以甃廣可守又自獨石抵宣府增
致墩墩發開平龍門兵併力為之屯軍免其租一年

凡諸大城堡請給神銃火藥嚴為備

上皆從之再遣救嘉勞馬時諸軍有勇壯者依託權豪以避役公悉搜括歸伍中權豪側目一弗顧既而病足不能朝遂以此致仕大夫君子皆惜其去而亦莫不以為榮公忠厚坦亮孝於親友於兄弟睦於宗族而信於朋友與人交必依於仁義其襟度夷曠洞見肺腑事有可疑者得公處之衆無不愜意凡公所涖人至今譽嘆不能忘魏氏先居南昌之奉新後乃徙居建昌故今為建昌望族曾祖文卿祖庭郁父伯泰皆有德義而不仕及公貴祖考皆贈資善大夫刑部

尚書妣皆贈夫人公娶盧氏四子鑑鐸欽鏞側室石氏生一子曰銘孫男十二瑛瑞璋瑾環珂珪珣琰珉玼公以 年 月 日葬于邑之耳泉鄉 之原

鑑來京師謁予告曰先人不幸棄諸孤朝廷寵終之禮厚矣惟墓道石宜有文以示久遠非先生誰能為敢以請予最知公不可辭乃為序述其事而系以銘侃侃魏公有美在中乘時而升事我

太宗始為御史職是憲紀爰副外臺表表愈為方伯之尊遺受實全遠隆秋官人用不究

皇撫萬邦威制夷狄公行邊師武臣竭力維維邊城隆

隆軍聲萬里塞垣鐵壁不驚公既勞兵簡在

天子以疾而休是謂知止邦家之光閭里之榮溘然上
征為風為霆甘泉之山神道有石揭德振華以示亡
極

兵部尚書柴公墓誌銘車

同前

公諱車字叔輿姓柴氏世家錢塘靈芝鄉之義谿曾
大父諱茂有隱德大父允明父望皆以公貴贈嘉議
大夫兵部右侍郎母嚴氏贈淑人公自少聰敏喜學
遊郡庠從徐大章先生受春秋學成領鄉薦遂入太
學諸生多推讓之永樂甲申擢為兵部武選主事即
以勤慎得名未幾陞員外郎己丑

太宗皇帝北征公與方尚書從行凡軍務倚辦於公公
隨機應變無留事凡官屬從公者又能庇佑之衆皆
樂從及還陞江西參議時營造事嚴公入閩中取大
材丁夫之貧病者公處之有方故能集事而民不告
勞初經廣信太守與公有舊餽宴一罌公疑其重贖
視之皆白金笑曰此所謂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卒
拒不納至閩縣有婦人抱嬰兒哭訴曰夫亡田產見
奪於豪橫公察其實務文所司斷還之歲餘入為職
方郎中職方事最繁公治之有餘力會謠言當有變

詔沿江諸郡擇賢守以公知岳州公鎮岳州時
岳州有江湖之險官船來往當後民上下挽送多
至千百人暮夜促雇不能集公私病之公計主客
有丁幾何約三丁後一丁五十人領以總甲署其名
小牌百人領以百長署之大牌視所役多寡用之牌
下皆來集無後者民得蕃休皆便之公事之暇則至
學宮與諸生講學或行田間視耕獲賞勤而戒惰居
三歲郡大治復召為職方郎中丁內艱奪情俾任事
宣德庚戌陞兵部右侍郎公素有才望人懷其進命
下皆為喜轉左侍郎時殘虜假息塞下西鄙戒嚴朝
廷命將往經略之以公重臣俾參贊軍務凡發卒蒐
騎積糧餉為戰守備皆有條法

上嘉之賜織金綺衣一襲先是虜入鎮番副總兵劉廣
自涼州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逼涼州廣閉門不
敢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微賞公劾其
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悉請必寘之法詔械送
廣父子至京師又劾奏寧夏等守將失律亦召還
上益以公公廉詳慎為國盡忠賜白金三十兩文綺三
匹有副公前後章數十上皆劄切人或以後惠休公
公曰吾輩愛身以誤國耶由是同事者或不悅其所

為公亦應其學無窮也天許進新海廣遠海無窮
凡燕樂皆不與而禮論益堅必據理守正身有功賞
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諱身必糾正無憂無懼州
土官都指揮僉事右能以家人身功得陞賞公奏罷
所陞官能復以為請

上宥之公反覆論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
裏皆請罷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
死敵者何以待之朝廷倘以后能土人宜寬假則以
他者賜之爵人莫敢援例若詐冒而陞臣實以為不
可詔嘉公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綺帛各四疋特

命食從二品祿秩滿陞尚書仍理軍務既而事平西
師亦解嚴庚申召還賜以羊酒命視事且侍經筵聽
講其年八月告歸省墳墓

上可之然尚欲託以邊事命公速來賜鈔五千貫遣馬
辛酉三月公還朝已感疾命太醫日往視予善藥冀
速愈而公疾益甚數驚悸起曰誤事誤事命速治行
蓋心不忘忠而忘其身之病也

上聞之而憫焉俾還鄉治疾未行疾大作竟不起六月
二十五日也享年六十七娶王氏封淑人子男三拱
并拭孫男一計聞

上為之惻然遣禮部尚書胡公漢往祭之命兵部給舟
楫還其喪工部治喪事拊乃以翰林侍讀學士苗先
生所為狀謁予銘竊常念之朝廷之於西事蓋慎重
矣常宿勁兵任良將又輟近臣往臨之欲以安內攘
外然其忠於上仁於下不為利回不為勢屈者蓋無
幾是以安攘之效不立迨

天子赫然更命將帥而公等夙夜圖議振頽綱去弊事
明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始知有法思奮其材武以從
征戈立功名於是殘虜影滅跡絕而

天威震動於萬里之外矣今邊鄙晏安烽火不作雖神
謀睿筭使然而公等之功亦豈細也哉宜

聖天子悼念之篤而恩禮之周公之大節如此若其交
交敬臨財無奉已有慶待人有恩不附勢以干利其
矣蓋不可勝書姑序次其大者而為銘使後世有考
焉其墓以 年 月 日其墓在 之原銘曰先
毅柴公學以植躬遭時而升遂躋顯融三十餘年出
入中外克一其心以熨

帝載帝曰西顧予欲汝為殄此寇戎汝往視師維公竭
竭群志爰發乃暢

皇威幽遠畢達邊陲不驚公與其功何以致之繫公之

忠天不愆違國有典禮寵榮式多哀念無已極極光
先有爵其所刻銘垂休何千百年

右僉都御史凌君墓表

安然

同前

宣德九年八月十五日中順大夫行在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凌君晏如以疾卒于官年五十三朝廷為遣
舟歸其喪于湖州歸安縣將墓于所居琅琊鄉山
之原其幼子啓既請右都御史熊公銘其墓矣復來
請予文表諸墓上曰啓之兄敬以養祖父不克來京
師今歸有期亦不能俟其來也故啓敢以請凌君嘗
入翰林與予接又同朝久且相知義不可辭君諱安

然字晏如自少力問學先工書其楷書學晉小篆則
師秦相早有名鄉邑

太宗皇帝銳意文藝必欲追配古人君優游館閣蓋自
勵務欲稱上意

仁宗皇帝在東宮雅知之常令繕書以進令藏于秘府
永樂十五年擢拜吏科給事中以恭慎舉其職日侍
上左右有所顧問敷奏詳明同輩皆推服焉

仁宗皇帝即位陞吏科都給事中益慙懋不懈人未嘗
見其有過舉今

天子即位三年大正慶官以脩百度以君為右僉都御

史蓋是時持憲者多以賄聞由是用者其間亦多
上知過確然自守不為衆所惑思欲稍拯其弊事不可
即懇懇為其長言之多見聽從然猶膠緝牢密君未
及有所振舉而以内艱去蓋在任不二年君去而其
長及凡附託者皆得罪矣服闋仍為右僉都御史兵
部以武職貼黃久不清請會官清理如故事

上以命君君與翰林侍讀苗君衷皆從事於此同力一
心罔有漏失有類鎮撫既卒子孫當一人繼乃復以
一人冒官三十餘年無覺者君閱其寔乃奏罷一人
又着令凡武官有靖難功而無子者不恐遽絕其祿

得以壻或義兒一人繼不再及也有張指揮者既以
義兒者繼矣又欲冒及其子因有所調發託統帥以
疾豫以子代亦十餘年矣君亦奏請罷之其臨事用
心不苟皆此類而不能久於世豈非可惜哉曾祖
祖德皆不仕父彥能歷官至應天府通判坐累罷居
均州

仁宗亦知其為人因君為都給事中即令冠帶造朝以
都給事中致仕歸湖州今加封右僉都御史君幼娶
周氏卒有一子曰敬再娶唐氏四子曰啓聲教於
乎自古聰明才俊之士遭時奮身皆有志於功名以

願當時傳後世然而不至於未有建立而卒如君何
限蓋莫非命也使君得永年其所立豈小哉今雖不
幸而其居官行事之善不可以泯也故表諸其墓

副都御史賈君墓碑諒

楊文敏公榮

天眷我

皇明挺生俊乂列于庶位以理政務至于內佐風紀振
憲綱而外播恩威除姦宄植善良者若正議大夫資
治尹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君亦其人焉君諱
諒字子信其先充之武城人洪武初徙家嶧山之陽
祖志剛父旺俱不仕以君貴志贈嘉議大夫都察院
都御史祖母顧氏母魏氏俱贈淑人君自幼事學類
抄異群兒由邑庠生應永樂辛卯鄉舉升大學

太宗皇帝時選侍皇太孫說書講論詳明深沐眷待歲
甲午擢刑科給事中

宣宗即位陞今職委任既重君愈敬慎凡所施為務惇
大體不事末節夙夜匪懈稱厥職遂得推恩贈祖父
母父母以及其室焉初君在刑科也克體朝廷欽恤
之意獄有寃抑即以為言或至再三必得請乃已人
或言其執奏太過君曰近侍以言為職苟知而不言
其如人之寃抑何江淮間賊徒操舟劫殺番使君受

命捕既至以計悉擒之按行鈔法于京都人不之
駭動以流通審察百職發姦捕伏人不敢犯其居內
臺也詳讞重囚務求其生必底無可生之理而後已
江右豪民肆毒君往按之得實悉寘于法良善獲安
川蜀姦盜作梗惟捕其首惡餘黨解散及奉命督山
東等處陶冶奏減工程蠲免虛數民力以紓今

皇帝即位首令往鎮湖湘撫緝有方陟黜惟允巡視淮
濟賑活飢民十餘萬督築固安隄河道疏通人不知
勞適因徐州強賊反獄潛處芒碭間肆為民患復奉
命捕治還至荏平遘疾正統己未正月十又四日卒

于德州訃聞

聖上嗟惋遣官諭祭命有司為治塋事君生洪武壬戌
六月十日得年五十有八配石氏側室郝氏蔣氏子
男三俊傑偉女四俊卜以卒之歲 月 日奉君柩
塋于城東馬青社先塋之次先期奉翰林編脩許道
中所述行狀泣丐予銘其墓予於君有同朝之雅歷
官行已亦所聞知狀復稱君篤於事親始終盡禮兄
子儀早孤撫育無異己子慈又仁德推于家者也若
君者可以為不銘銘曰惟天生賢以時登庸輸忠服
勤代理天工荷歟實君遭逢 盛世擢官黃門克稱

世在天恩有德無量是聖學自盛在迄今有身懷德
惟勤終焉如始為國為民匪私于已風猷茂著
列聖愛知中朝外服績用咸熙命雖不永所存者久勒
銘有碑庶傳不朽

章尚文傳 啟

楊文定公傳

尚文名敞世居會稽高祖斌宋景定中鄉舉第一祖
君采父可道世有善聞尚文穎敏有智略初補郡庠
弟子員日以讀書攻文辭為事服食之需不計其有
無永樂癸未以詩經魁鄉試明年第進士入翰林為
庶吉士同狀元曾棨而下二十八人績學文淵閣預

備永樂大典授刑部江西司主事尚文究心理斷訟
無冤滯久之復入翰林纂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
成受重賚時山西有盜掠人財詔有司亟捕之逮至
數百人尚文適當其事上官督之甚急尚文曰殺人
重事豈宜率易徧鞫之皆有辭一人辭色獨異尚文
收其辭色異者餘悉疏之俾明日復來明日亦如之
衆皆如約勘其為盜者果一人衆始為尚文危終乃
深服之有何千戶者高數輩莫宿其家被劫高疑何
何訴之官恐不鮮有明乃縊死事聞詔巡捕者三日
弗獲抵死既三日不獲則拘隣何者二十餘家別諸

幣蓋其為盜尚文詰之曰尚遠來而楮幣約皆新也捕盜者不能隱遂首伏二十餘家皆得釋未幾陸本部員外郎受奉訓大夫復陞本部郎中丁外艱歸起復行在吏部考功郎中洪熙改元賜誥命授奉議大夫推恩父母丁母夫人憂服除調驗封郎中尋陞行在禮部右侍郎進階嘉議大夫加封父母及祖母如制奉詔往安南命首首黎利權署國事尚文宣威德龍言服利郊迎拜使者堂下利令所親給事左右數進甘言誘以聲色尚文正色遏絕之及還賂以金珠異物多方致之尚文堅却不受及利死朝廷以其

子麟權署國事復命尚文往諭之聞吏曰此天使前却金者再來矣比還麟所贖皆却之不敢更進平陽王復封晉而恭王皆所有田土及護衛官軍房舍有司莫能處分王以為言詔遣尚文往理之至則勘其田土悉歸王府房舍驗所有軍士給之餘悉以居民王樂從之復遷左侍郎與尚書胡公協謀國家典禮前後損益不同吏無所據或緣奸乃取國初以來所行條格籍記之於是司屬遂有所持循太醫院醫士安舉鄉人為醫以復私怨時為積弊奏革之僧道請度謀者歲以千計奸偽日滋請導洪武中例循舊額

三歲一給其有舉任僧道官者不許越州郡由是
偽者漸息會同館四夷朝貢者日給廩餼往為監臨
侵剋乃嚴為關防以副懷柔之意尚文為人尚謹氣
明邨朋友曲盡其道不以患難死生為輕重平居簡
靜遇朋友談笑戲謔襟度豁如然絕口不道政事及
臨事井然有條為文簡潔所著有質菴稿藏于家壽
六十二其子瑾正統丙辰進士克世其家云論曰士
君子抱負才氣修志山林無聞於世者何限哉尚文
際明時為顯官處順安常克諧所事蔚然有聲稱書
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有以哉

右春坊右諭德黎君墓碑銘

恬

楊文貞公士奇

右春坊右諭德黎君以正統二年十一月謁告歸清
江得疾卒于家其孤統以翰林侍讀習嘉言所狀事
行求書墓碑余聞而哀之曰嗚呼黎君之擢第也為
良進士入風憲為良御史於長民為良郡守於近侍
為良輔臣柰何遽止於斯乎黎之先見余所作墓考
墓表其曾大考允誠大考惟琇考宗瑞妣鄒氏以君
貴考贈右春坊右諭德妣贈宜人君兄弟三人其季
即君諱恬字清輝天資清淑生六七歲知慕學問累
從明師得其旨歸而自進其功永樂壬辰擢馬驛務

第二甲進士無幾丁內難去服闋陝西道監察御史以正直揚風裁歲年丑朝廷以災異求言群御史同上奏實君具草歷誌大臣之任事者無憂國恤民之心剴切激厲無顧避

上曰御史言是任事者不能堪後薦御史之才可用於上皆陞知州而處之遠方君得交趾南靈州尤僻遠君怡然曰聖人不鄙九夷我何人哉既至教愛其民如子民皆父母師事之政化既行會黎利反其衆日盛總帥王通孱弱不能制為吏所協遂矯制勒三司郡縣官吏悉解職守隨通北歸君時在行既歸通及協謀者皆坐法朝廷以事不出於衆悉置不問宣德七年士竒率同官言黎恬文學操行可任近侍遂命為右春坊右諭德授奉直大夫時春坊事簡奉旨入翰林與纂述考最賜誥追贈其考妣預脩

宣廟實錄簡充經筵官奉命考禮部會試者二用心公正時多得人遂謁告歸展先墓賜道里費給驛舟既展墓樹碑墓側退而洽其親戚鄉里懽甚將行得疾醫藥久弗效以正統三年正月廿二日卒享年五十有一君篤孝友之行而磊落有大志耻屑屑流俗事學博而正論議沛然為文章波瀾藻麗而根柢理存

心公平於論人之邪正事之枉直靡不服之盡心公
務未嘗苟且非其人弗與處容色潔白如玉儀度恭
肅人不可犯而雅度灑落良朋勝友卒然邂逅詩酒
倡和醕酢率極懽而罷其藏脩之齋名熙熙所著有
詩文集若干卷其娶先教氏贈宜人繼王氏封宜人
子男四統緡頌生顯生孫男二昇生冕生其葬以卒
之歲某月日葬某原與教宜人合葬焉黎君余考禮
部會試時所取士又以同鄉故相知深而相與久其
仲兄慎兄子經皆有文學於余往還余嘗謂清江自
劉氏公是公非而後有一家三人聯璧輝映者今再
見於黎民居無何慎卒經又卒黎君每向余道其兄
與姪未常不泣下余亦為之感歎豈意又於今哀悼
黎君哉銘曰清江之黎代襲詩禮繇金三洲徙版城
里自其高曾潛德弗揚迨其大考武弁奮庸卓卓潛
輝篤志問學升自賢科秋空鵬鷲鐵冠白筆北面在
廷用振憲紀用張國經觸邪指佞動植有知昔之所
學今惟行之既斥遐僻俾治夷類不賤鄙之躬勤撫
宇夷亦有心曰我仁侯父之母之而肯以尤既陞桂
芳所職輔導詞苑經惟在

帝左右方將顯庸曷殞遽亡松栢中仆不至柱梁嗚呼

潛輝其藏我銘後有考徵庶其猶生

春坊諭德林君墓志銘誌

楊文敏公崇

宣德二年五月辛亥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林君卒于官交游之士莫不為之傷慟臨終之夕其孤雲瀚適自南京至幸獲一見不及有所言而絕良可哀也將奉柩歸墓于鄉某山之原乃匍匐涕泣以翰林脩撰王君鈺所述行狀來乞銘予與君同鄉又同官而素相好弗可以辭按狀君諱誌自尚默晉黃門侍郎頴之後頴從晉元帝渡江居建康其子祿由散騎常侍出為閩之晉安太守子孫因家焉

是後有仕為宋御醫院使諱古松者君之五世祖也曾祖諱清祖諱顥父諱興音隱德弗耀毋游氏宋監察御史廣平公之後嘗夜夢梁僧寶誌入室而生君因以名焉幼穎悟其母嘗口授經傳即朗然成誦在髫髻時已喜為文辭後從學于王稱孟陽極好辯論因字之曰尚默將弱冠選入郡庠益自勤勵於經史子集旁及天文地理星命醫卜之書無不妍究而尤工舉業性至孝父早世事毋益謹或有疾則憂形於色親調湯藥不敢輒離左右及母歿家雖貧薄而殯殮盡祭一於禮而不苟永樂辛卯鄉試壬辰會試皆

第一殿試賜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脩考滿陞脩撰
嘗纂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古今名臣奏議郡邑志
書辨論精確勤於編述迴出儔輩甲辰秋九月陞脩
讀尋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舊職階奉訓大夫給二
俸嘗兩為京闈考試官去取惟公士子敬服洪熙改
元蒙恩賜誥得推恩追贈其父如君之職毋為宜人
每痛二親不逮祿養語及必悽愴終日蓋君治家儉
而有禮待宗黨極厚族弟喜幼孤無依養於異姓取
歸撫育迄于成立勸子姪讀書言不輟口聞有領薦
者輒家慰勉與鄉人周旋款洽不事矯飾鄉人亦多
敬愛之事其師孟陽最謹孟陽後為翰林檢討以事
沒于京為之經畫家事以及其妻子于閩處僚友必
誠必信於人無所毀譽在朝十有五年入則恭勤趨
事惕然警勵雖隆冬盛暑不自知其為勞退則靜坐
一室優游踈散醉吟自適淡然若與世事不相干者
家居時郡庠後進多從之游若今湖廣叅政黃澤浙
江按察使林碩輩皆親及門受業時多推其學問有
源委以為吾閩之傑然者自號靜齋又號見一居士
所著詩文確健簡古多為人所傳誦與脩

二聖實錄方擬告成歸省立墓展焚黃之禮而乃以是

春疾作自知必不起遂請于朝得告而疾日加劇
奄奄一息以待其子之至而卒其生洪武戊午八月
四日至是享年五十配陳氏有淑德封宜人子男
人長曰雲瀚次雲灑女三人嗚呼幼學壯行君子之
志也惟君荷聖朝教育之恩學既有成官無顯秩可
謂榮且盛矣亦可謂得行其所志矣烏可以無銘其
辭曰林氏之先閩閩以崇粵自建康始居閩中歷世
相傳其積彌厚發之於君獨稟其秀孝友篤至信誼
卓然學有源委思如湧泉爰擢巍科起出流輩拜官
翰林詞益濔需編摩纂述克慎克勤侍讀講筵忠賢
是陳輔導春宮多所裨益考藝京闈公論籍籍不盈
以矜志節允堅無毀無譽罔不推賢善積厥躬惟君
之德學淑諸人惟君之澤閩山蒼蒼閩水汪汪藏石
于斯百世不忘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二十三

吏部尚書黃公神道碑宗載

王文端公直

宣德十年

今天子嗣大寶位臨萬邦顧南京根本重地建置百司而吏部為之首宜得謹厚大臣往涖之九月以命吏部左侍郎黃公宗載陛辭之日詔進為尚書以行士大夫知公者莫不譽嘆以為宜在南京八年以老疾求致仕

上初不許章四上乃許之歸豐城故第又幾年年七十以疾終訃聞命禮部致祭工部為棺塋墳明平十

二月廿一日墓于其鄉梨樹岡之原墓已舊無所
未謝恩闕下詣予拜且泣曰先考之墓朝是寤終之
禮厚矣於今得樹碑神道而未有文敢以請予少於
公而辱交已久誼不可辭黃氏於豐城為大家公曾
祖仲軒有隱德祖以仁考子貞以公貴俱贈吏部侍郎
進尚書妣皆贈淑人進夫人妻余氏亦累封至夫
人公自幼喜學年十五已能為里塾師為郡庠弟子
從熊伯機受春秋遂取進士為行人謹於自涖奉使
四方未嘗受饋遺歷左右司副為司正以父憂去治
喪無違禮不飲酒食肉者三年服除領舊職永樂

未以賢舉授湖廣按察司僉事時湖廣諸道惟銅鼓
五開竅難治分巡刷卷者多憚行蓋天下巨姦宿猾
皆謫戍其間善舞文弄法與事撓官府而陰把持其
短長往者欲稍按治即糾結如冰漆不可解欲一切
漫漶則見嗤無可柰何多避不肯往公至當刷卷即
毅然治行到武陵問風俗知其人苦於從軍女子惡
為軍婦不果嫁男子則慮婦家往從戍而以徭賦累
已不果娶至年三四十猶獨處公召鄉老里正諭以
遺大端俾轉相告語務嫁娶以時不踰月成婚則者
三百餘家他縣聞風皆樂從俗為之變乃請前朝

五開諸姦豪數其罪惡其善端曰不
法來知公務以德化人皆相戒勿犯比至莫有子
理者丙戌徵詣文淵閣備永樂大典書成受賞而歸
戊子朝廷以海運糧餉赴北京下湖廣造海船四十
九命擇風憲官之賢且能者蒞其事衆議以屬公而
工部所遣官務苛察生事得聞于

上以銜能公鎮之以靜消其毒螫而落其機牙得不擾
而成功已丑車駕將北征遣都指揮吳玉徵兵湖廣
玉暴貪失期

上謂按察司官不糾劾於是公與同僚皆坐累請撻背

驛公處之如平時遣一力受役而躬自執爨未嘗有
不豫暇則閱書史以吟咏自娛癸巳復起為山東道
監察御史侃侃自持不肯少貶以徇俗乙未

上親策士於廷時鴻臚無卿丞張斌任事恃城守功最
狠戾多所中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卷至爭論

上前不已公奏斌不學無識不可以讀卷乃敢煩瀆

聖聽如此當伏法士論壯之丙申命巡按交趾交趾城
中諸軍營房覆以茅故多火公兼知軍民歲歲伐材
陶瓦備官用然皆資權豪命三司帳官稽其數凡有
取者皆著于籍由是無敢私費不半年營房皆易以

元慶火患遂息時工部尚書東萊黃公福寧交趾藩
憲二司才行過人而不事邊幅御史往者多庸常視
之至公獨恂恂恭讓而法亦不廢及歸行李蕭然無
交趾一物東萊嘗語人曰吾久居此所接御史多矣
唯宗載知大體己亥丁祖母憂居家有旨奪情授貴
州道監察御史益謹禮蹈義遇事必究極是非不曲
隨苟止於禍福利害不計也故再陷刑辟而賴公道
以免甲辰

宣宗皇帝正位東宮妙東宮僚職輔導權詹事府丞未
幾陞行在吏部右侍郎時少師蹇公猶兼領吏部事

多倚公公協力一心進退人才必之公論不苟為異
同故一時號得人洪熙元年賜誥命制詞有清潔平
恕恭謹厚重之褒是年遣祀夏禹及南嶽會稽山因
賜鈔八百錠俾歸焚黃于墓下其後嘗奉命往浙江
理軍政及伐宮殿大材於湖湘設施措置舉不失宜
故事集而民不告勞久之遂有南京之命蓋

上知其老而欲安之也南京雖無銓選之勞而勞於馭
吏盡其人多邪巧才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往往冒法
以僥倖公正已率物無少回撓屹然如太山喬嶽不
可撼陰陽開闢風雲雷雨以榮悴百物而細大不遺

其德博矣已未進階資政大夫詞曰寬和有執廉靜
自持又曰小心慎職始終不渝人以為實錄當是時
公卿大夫齒德之盛莫如公及致仕而歸猶康強無
恙士大夫出餞都門外瞻望咨嗟漢之疏傳不過也
公既孝於親尤篤於二兄仲氏宗曼有孫孤承膏食
苦不能自立公命其子文凱儒凱收養之文凱先卒
獨儒凱繼其家及公歸即為承商治居室使仍守舊
業毋廢墜其施於鄉族細行之美尤不載姑序
次其大者俾刻諸神道而系以銘銘曰在
太祖世經術取士公乃奮興以克有位於皇

太宗復舉用公揚于外臺以蕭度工出入中外有勞有
烈人望謂何邦家之傑遂丞詹事遂佐冢卿式展其
猷以宏厥聲天官之尊

天子所命殿于南京亦罔不正祗事
列聖殆五十年殊錫寵褒

帝制在焉達尊者三公則兼備哀榮始終莫與為比梨
樹之原栽栽新阡刻此銘詩百世之傳

都察院右都御史熊公墓誌銘 錢文肅公翰

宣德九年十月甲寅都察院右都御史熊公以疾卒

于北京居第之五歲

上聞之嘆服賜祭命有司給官舟歸其喪治墳塋于吉
水縣之里七歲孤端奉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
讀周公所為狀來請銘以誌于幽堂之石乃為序曰
公諱槩字元節熊氏世為南昌豐城人祖達夫仕元
福州錄事卒于官考敬方幼無所依母夫人携以適
吉水胡氏因冒其姓今為吉水人公貴始復舊姓又
用恩贈祖考皆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楊
氏夫人妣郭氏封夫人公幼英悟過人嘗成童聞父
講左氏春秋即知大旨忻然請授之由是書過目輒
記憶不忘父心異焉比長學大進有志尚一時同輩

不惟推讓其學至其器識自多以為不及永樂六年
戊子舉進士于鄉九年辛卯登進士高第拜監察御
史聽決精敏若老於吏事者即以能稱矣絲邑校弟
子員陞國子監生六館多所宗仰方是時

太宗文皇帝駕幸北京

仁宗昭皇帝以太子監國事公侍朝立文華門下於大
衆中見其狀貌壯偉問侍臣誰何知者以公姓名對
且言父學行之美稱嘆久之以是父子益有聲於都
邑間歲餘父疾遽家執喪如禮即起復為御史

署刑部事

太宗命吏部備四庫員之有材望者補之公在選列
仁宗宴之禮部予道里費至權廣西按察使慨然以戢
吏姦邨民隱為已任屬谿峒蠻獠大出殺掠居民
搖諸郡桂人大恐布政使議欲請於蕃王出兵以
之公曰吾等受方面之寄寇至無計捍禦乃以煩
王事聞誰任其咎寇必不至戒嚴而已既而果然議
者服其識有居官而沒于其土者家以道遠弗能還
朝廷詔所在給舟車歸之有司迫促甚急公念男女
生聚有一旦遣行費用凋落奏乞聽其便從之尋調
廣東

仁宗正位召入擢用迨至而宮車晏駕矣今
上親政銳然登用賢材以責廢事之實以新天下之治
而常鎮蘇松浙東西諸郡豪右之民徃徃詐力持吏
短長脅制州縣肆毒善良無厭細民苦之
上以公為可使改大理寺卿命偕中貴人徃按之公亦
知

上用已之意徧歷其地凡官吏之無狀民之尤無良為
人巨蠹者籍其家盡執以歸于京寘諸法聲威振動
於一時海盜民史慶真自號平康聚無賴之徒恣行
剽掠有司累歲莫能禁聞公至而盡室遠遁得之武

昌抵以殊死於是姦宄帖息羸弱之民舉安其業父老動色稱快三尺童穉皆知公名而相與傳頌之所至以餘力新學宮勸勵諸生先賢若胡安定公范正公魏了翁三陸祠宇之傾圮者葺之范氏義田魏氏墳地之侵奪者歸之其子孫之有賢行者禮之士類增重奸民有不便公者誣以受賍在勢者以私怨欲擠之騰口昌言於朝

上疑未之信遣御史廉問豪髮近似無所得還乃直公所為用是

上益知公之賢為足任賜璽書獎勵公亦自信不疑於利害之當與除者皆列以聞松江嘉興兩郡接壤處其間地大民衆征調服役公私病之奏析其地為五縣如其請入朝問勞有加特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往治南京院事始公之出也鬚髮如點漆比還皓然盡白人皆嘆其賢勞及斯命下又謂宜居是職公材長於從政務持大體疑獄滯訟能立得其情而志存平恕每具獄推見至隱惟恐吏售其姦民有不得其平故允被其理者人以無冤尤能嚴束郡屬恒舉古入剛方有志節者警之詞氣俱厲人人畏其威而莫不奉法且遵職憲紀用振明年賜誥命進階為資善大

夫崇其所出以及其配未幾太夫人以壽終于私第
官給祭塋命公扶柩歸塋起視事去年北京右都御
史顧公以病久在告召公馳至領其事至益感激自
効視居南京時勤又倍之在

上前知無不言於條囚之枉抑者多所伸雪故事事為
巡幸以文武重臣留守公兩被是命今年兼署刑部
事自朝慮因日晏未暇食忽風眩久之乃馳歸治于
家踰數日駕還猶力疾入見退而愈劇勞以上事強
起拜受曰小臣被國厚恩曷以補報是夕奄然而逝
無一語及家事生於洪武十有八年己丑正月初

日得年五十元配劉氏有賢行先卒贈夫人繼配
氏封夫人子男五人長燁壬子貢士次焯次安次即
端次盛孫男三人公為人身長六尺神態明秀望之
屹然可畏即之溫然可愛久而知其坦然無城府人
多樂與之交公與人交恩意倍至居家孝於親友於
兄弟庭內無間言在官不以仕優而廢學有問輒予
不釋經史論說古今聽者忘倦為詩文豪偉健麗
其為人尤善草書四方有求之者雖祁寒盛暑忻然
應之人得所欲而去所著有芝山公餘二藁藏於家
於乎公以一個之士遺世

聖明起為世用出入二十餘年位致通顯任國重事直
已自遜始終保全是

上之國任也專公之報稱者不顧其身無所不用其心
假以多壽所樹立當有他人者奄至於斯可哀也已
習禮於公為邑人後有同年之雅少相好也義不可
辭故倫次公之世出里居行已為政之詳序而銘之
銘曰於皇
三聖如天之仁文條武邕若時之春公與特遇尤奮于
身踐更中外為世材臣

天子嗣位以聖繼神延登俊又子育庶民蓋爾群醜
痛乎人命公往治勞于容詢扶植善柔誅鉅頑若夫
慈既去隱誥獲信天章有煒用旌厥勤歸典邦憲堂
堂垂紳筆慄在列風紀由振奄其不留將朝頻呻曷
以物德銘茲具珉垂示來世永永不湮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魯君墓志銘 楊文敏公 榮
正統二年六月十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魯君墓志銘
以疾卒于官

上聞遣禮部左侍郎章啟諭祭仍給舟歸其喪卜以
年 月 日 葬于 山之原其邑人翰林脩撰杜寧
為述其履歷行已之實來請銘者文敏公楊文敏

古事無不履歷予知之者不詳為然而始末未
宋散騎常侍澤之裔建炎初澤自汴徙居于嚴七世
祖祁溫州平陽令始自嚴徙居天台為天台人曾祖
古訓祁之法皆隱德弗仕考友敬以希文貴贈文林
郎監察御史妣奚氏贈孺人希文自幼舉動異常兒
里有識者語其祖曰是兒他日當為偉器宜善教
之稍長肄業邑庠攻苦食澹篤志經史雖祁寒酷暑
不少休息常自書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
于座右蓋已毅然以清操自勵永樂丙戌登進士第
教賜歸榮于鄉因是益肆力問學鄉生執經受業者
亦多造就及赴召有司贖鈔萬緡謝而卻之或曰將
者以贖何用固却希文曰筮仕之始未有益于鄉里
而先厲之可乎言者愧服嘗覈江北諸縣儲糧巡兩
淮益法及監龍江抽分竹木局綜理周密莫莫肆其
奸既而以外艱去家居杜門東豎逾禮服除拜福建
道監察御史介然自持人莫敢干以私時

太宗皇帝巡幸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希文屢上封事知者皆稱其為敢言
嘗勸常朝臣商法當死商家稅其相書後觀白雲觀
免死者天不雨年之竟莫之法法滿澤福地

余事理完滯絕貪墨獲象石無所顧避來生...
某調官廣西妻吳弟而美故富民林肆林園之陽與
某善遣二黠僕階行至中道毒死某并其姪吳還肆
納之某之族人訴于郡及臬司官受肆賂反罪訴者
希文至廉得某執而訊之果服罪漳州民許某富而
無子初以姪為後晚而妾生子因析貲產與姪而以
子托之許死姪謬言子非叔出逐之查有其貲希文
按行至郡妾攜姪訴其狀希文乃於市藥諸小兒密
以許之孤雜其中令父老別之父老獨指是兒狀類
許某必其子也於是悉歸其貲晉江縣竟有四閭求
以蓄洩溉田數百頃為豪右專以自利歲旱細民群
訴希文罪其專利者民皆驩呼鼓舞

今上皇帝嗣位大臣薦希文治行驛召至...
捕蝗大明廣平循行阡陌勞來不倦民不之擾而害
隨息暨還贊肅憲紀駸駸有聲朝退方治事疾遽作
而卒家無以為歛公卿賻治其喪始克襄事希文生
洪武辛酉 月 日享年五十有七配張氏先希文
三月卒于家子男二曰昂孫男三曰誠曰誼曰
諱希文為人剛正清慎內恕外嚴寡嗜慾薄滋味歷
任中外二十餘年未嘗受服如寒士卒也

尋以侍郎師達薦陞考功員外郎君雖年少居要職
懋履謙恭事先輩以禮謀功責實無所徇人以是多
之未幾丁內艱痛念母疾弗克躬侍湯藥哀毀逾禮
及塋陰雨不止君號泣籲天天稍霽人以為孝感所
致制未終特起改文選員外郎尋轉郎中時同官孫
英號稱狷介少許可以君獨加敬讓洪熙紀元受詔
命榮及二親宣德丁未歸省還朝仍故職庚戌以少
師蹇公薦為吏部右侍郎選任精審數奏詳明尤為
衆所推

宣廟嘗召問廢官品級及居職者賢否君歷對稱旨遂
受寶帶襲衣之賜

今上皇帝嗣位益致公勤雖故舊執贄相見亦却而不
納鄉人有為太學生者於公有宿怨及受官自謂
必見抑君惜其才擢寘五品其所守所行類如此正
統戊午十一月 日 于官自鄉士以及僕隸莫
不嗟惋翌日

上聞為之悼惜遣禮部尚書胡公致祭仍命有司治塋
事君娶黃氏有淑行初封宜人進淑人子男一曰在
弟 來自南城將奉柩歸塋于鄉 山之原乃以刑
部侍郎何君文澗所述事行謁拜請銘惟君天性孝

友父嘗遘疾足繼以目青君憂形于色通求良醫
善藥輒附傳以歸療之疾遂愈奉繼母傳氏淑人不
異所生遇諸昆弟及從昆弟俱有恩位雖貴顯歸拜
舊師惟執弟子禮見其貧厚遺以金緡待僮隸亦未
嘗加以疾聲厲色居官二十年小心慎密始終如一
至其寬厚和易虛已容人識達政要旁行不流卓卓
乎有足稱者是不可不銘銘曰麻姑之山秀擁一方
下有盱水其流洋洋維水之清維山之秀孰其鍾之
天官亞卿亞卿之生人中褒然師奇其敏友推其先
肇自小官荐登顯庸弗倨弗隨克勤克公勤不自盈
公而生明鑑別妍媸衡審重輕

天子曰嘉是為能臣與論攸歸咸曰偉人生不徒榮歿
不失哀悠悠逝川去不可回勒此銘

千百祀令名罔終

國子司業吳先生墓志銘

溥 楊文貞公

太學為國家成賢育材為興治之本所係非細故其
師範尤在得人而非道明德立心古人之心知本末
之務多士所心敬誠服者不足以稱任數十年來稱
斯任者臨川吳先生其卓乎表表者與先生以明正
之學博實之文端厚之行峻潔之操挺然而不

然而不滓其於施教必先正本而後循序以進
先生自讀書鄉校已立志不凡迨雖寢夙夜勤勞
勵不奪於外物洪武中選鄉貢病不果上後入
學生祭酒司業禮之不與諸生等奉命宣諭武
南又閱軍士福建時奉旨出使者所至皆有金
贈重朝命也先生一豪無所受及歸其裝不益絲毫
維經過山川所作吊古賞勝之詩百數
禮部擢第一廷試第四賜進士出身授翰林編修
陞脩撰考禮部會試纂脩

高皇帝實錄書奏賜白金文綺及金織衣脩永樂大典
為副總裁吏部言國子監闕司業

太宗皇帝曰此非可輕受其令祭酒胡儼慎舉有學行
可為師表者以聞胡公舉先生即日授國子司業居
無何祭酒有他命自是皆先生總監事士習日下
學者急於進取率不究心經傳惟誦習前章程文以
覬僥倖先生革之終日危坐堂上召與講析義理且
設疑詰之使退求諸心庶有自得之益於為文必先
義理而後辭采學者始趨實功不事苟得以禮法率
其屬屬官中有不檢者數革不便之相與求先生之
短以沮之卒無所得又飾詐以誘之然先生素行乎

於外者久謗卒不行有以告者先生但自引其罪而已
以是名益高而謗者益不容於清議雖弘度待物無
未嘗屈已求合雖是權貴卒不樂之而自信益篤
仁宗皇帝知之有素一日顧士奇曰朕即位以來兩棄
之臣多以序進惟南京吳司業未進蓋朕久不見之
故忘之耳後三日宮車上賓矣先生為司業十有八
年太學生數千人及天下賢士君子皆稱吳先生古
道吳先生賢師而職銓衡者獨若不聞先生之
命而益以見其所守且士大夫之重輕於世者亦豈
係乎其官之進否也哉先生篤孝友親喪哀毀骨立

後在太學遇諸生告歸省者輒感慟不勝處交友必
輔之正道雖迂不避中允李貫故同舍生素相厚貫
坐累繫獄十年家甚貧先生極力賙之其家人
有無相共貫竟死獄中而賙其家益勤事素施義類
此一日會宴太學得風疾遽革昇歸顧其子吾死勿
用淳屠老子法治喪不一語及他事而卒卒之日家
無一緡之儲禮部尚書蔚公集衆賻治歛歸葬先生
諱溥字德潤號古厓吳氏世業儒其先居臨川之種
湖曾大父景南大父某父思清贊崇仁章大遯家集
仁後以先生貴贈其父承德郎國子司業母章氏安

人及封其妻鄭氏安人子身中與胡與鳴等事與
孫男三先生卒於宣德丙午九月三日春秋六十有
四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崇仁左橋之原先生長士
奇二年同官翰林者七年又以同鄉相交莫逆後來
北京嘗主余家共夜坐談其貧賤時事蓋使人憐然
起敬而後知其操執稍厲蓋天性云無幾聞其訃余
為儒林慟之嘗私為作傳矣欲書一通寄其子未暇
也今與性新除休寧縣學訓導在北京亦作父墓
銘遂損益傳文為之誌而係以銘曰嗚呼先生君子
之儒古道之趨古人之徒其存者貞其執者確必有
本原用淑來學豈世無人誰與古心嗚呼先生足疆
儒林嗚呼先生逝矣不作寒厓古柏高風凜若
子與弼字子傳別號康齋天順改元以高士徵至京
授左春坊左諭德四上疏以疾辭不就進封事十策
英宗嘉納之遣行人王惟善送歸行狀見後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二十四

刑部右侍郎段君墓誌銘

楊文貞公士奇

宣德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右侍郎段君卒於南
京家素貧僉都御史吳君敏德既經紀喪事禮部尚
書胡公源潔以聞

上為悼歎賜祭命有司營墓於是吳君使人北來需墓
銘而胡公以屬士奇嗚呼段君者世所謂仁人君子
也又士奇素所交游士奇宜銘按國子司業陳君光
世狀段之先居南康之建昌世業儒業曾祖元營田
郎中篤備徒吳中父志清又徙常州之武進曾孫大

君諱民寧時舉自幼誦書穎異善學其父嘗謂大
子篤意教之故德器蚤成登永樂甲申進士第為翰
林庶吉士時

太宗皇帝命禮部翰林院准天經之數選曹棻等二十
八人就文淵閣蓋出中秘書使進其業旦暮稽天宮
僕又月給膏火之資蓋期之於大用而君與焉君祇
體

上意益勵弗懈而文學大進與備永樂人舉丁內艱去
服闋除刑部山東清史司主事授承直郎涖官廉慎
而明敏克勤恒存哀矜惻怛之心處疑獄必歸於厚

艱辟者咸以得君為幸踰年扈從赴北京召脩四書
五經及性理大全書成被重賜復遷刑部陞郎中益
精獄議尤為尚書所重凡大獄必咨君君奏章必歷
君閱乃上在刑部八年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三司
官以縱寇誅詔廷臣簡代者共推舉君數人授君山
東布政司參政同舉中有畏難者君曰竭誠以共
職耳何足計利害哉下車敷宣德意整飭紀綱撫綏
殘氓剗革宿弊政理一新吏民悅戴居三年召同考
禮部會試士論服其衡鑑又三年召赴闕命以本官
署戶部右侍郎之南京是時車駕在北京久南京諸

清習於說情任錢穀刑名者其務業性老號不沽者
至躬勤率之莫敢或違始若扞格已而服從咸備其
職明年實授本部右侍郎又明年改刑部其振起保
新一如戶部罪人聞君至皆相慶於獄伸抑疏濬
旬之間聲譽用彰三年以績最賜誥授嘉議大夫
其祖若考皆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妣李淑人封其
母太淑人妻感淑人初為參政考滿當得誥書於朝
願推以封母從之至是母年將九十得誥者再人皆
榮之君忽得寒疾數日小差矣將出視事左右謂未
可以風曰數百人困坐獄中翹跂待我奈何可自佚

哉強出三日疾復作遂亟有問之者荅曰不能報

上恩矣如老母何言已遂卒君性至孝初為庶吉士得
祿即迎父母就養京師父沒後所歷官嘗不奉母
以行而曲盡愛敬襟宇清明坦夷表裏一致喜怒不
形聲色當官任事惟義所在不苟遜避與人交久而
信卒之日其官屬臨哭皆哀南京卿大夫之喪者皆
走吊哭北京自師傅六卿以下咸寓奠祭君春煉五
十有九其子男四寔宏安寧孫男二璇璣其葬以卒
之歲 月 日附武進先塋之次銘曰仁以及民義
以行身其履坦坦其存溫溫我懷若人於古多有嗚

呼時舉於今身少亦既乘時壽不永年且其親
獨其親凡今之人哀此君子士奇之銘亦哀賢友

大學士張公墓碑瑛

楊文定公溥

正統元年秋九月戊戌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華蓋
殿大學士張公以疾卒于位享年六十有二諡開朝
廷遣官諭祭詔有司營墓如制明年五月一日墓邢
臺縣郭村先塋其子祥以墓碑未有刻文走京師奉
禮部尚書毘陵胡公狀泣拜以請予與公久同僚家
誼不可辭按狀公諱瑛字子玉世居順德之邢臺祖
和興父敬德皆樂為善祖妣王氏妣馮氏俱以公貴

封贈如秩公自幼及長豐偉凝峻識者奇之初補弟
子貢于鄉校克勤問學日有進益同輩咸推讓之甫
弱冠即以明經領丙子鄉薦授陝西寧州學訓導調
武德衛學訓武臣子弟再調淮安之宿遷縣學所至
嚴教條責效生徒多成材者秩滿擢吏科給事中稽
考銓選封駁章奏克舉其職

宣宗皇帝為皇太孫時

太宗皇帝遴選文儒侍從講學公實與焉

仁宗皇帝登大寶

宣宗正位東宮詔陞左春坊左中允又陞左諭德改號

宣宗即位首錄舊勞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宣德改元之
三月陞本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翰林知制
誥明年陞尚書兼職如故脩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為總裁官既而命涖南京禮部蓋以根
本之地分理六卿之事必重臣也凡再奏績當赴京
師皆賜璽書以止其行其見委任若此後以父喪歸
守制

宣宗既遣官治墓祭仍起復公視事今朝廷於老成人
益加倚昆公不起矣嗚呼惜哉公於經史善講解其
侍

宣宗每於帝王傳授心法與夫脩齊治平切要之言漢
唐以下人君行事可為勸懲者必反覆敷陳之以是
日見親厚先後賜賚攸多當起復入見時

宣宗特出御製詩詞并緡錢二千錠賜之公退而陳之
語人曰古人云稽古之力予亦云然公性寬厚喜愷
不見待人接物一以真率為本推讓賢能僚案協和
平居糖糖然若無所介意臨事施設毅然不可奪人
以此稱道之而亦嘉其遭際之為盛云娶陳氏賜夫

八繼室郭氏封夫人側室韓氏賈氏曹氏王氏子
三祥棟出析郭出裕曹出女二孫男一女二嗚呼公
以詩書之業起庠校職輔導而居論思位列上卿榮
遇四朝儒臣之光顯者可謂至矣宜有銘詞以昭來
世銘曰於昭

皇明列聖重熙登崇儒雅千載一時公自學官擢之禁
近位至六卿官居二品昔我

宣廟育德之初公在左右進說詩書以啓以沃歲月滋
久恩賚之臻亦既多有飛龍在天風雲景從乃登秘
閣乃領南宮論思之職禮樂之典任日益親望日益

顯兩朝德業日月光輝纂述之任公實領之舊都金
陵根本之地用爾神人惟公之事龍章鳳誥錫類惟
均况其祿養上逮乎親貴富光融室有終始公則得
之世罕其比郭邨之原有高者墳後來考德跡此刻
文

國子祭酒胡先生墓碑儼

同前

正統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
林侍講兼社稷公廟卷先王李訃聞詔遣官諭祭命
有司鑿墓前得立碑其子味昭奉江西參政張君居
休請建碑以表其師請文余與先生有斯文之誼不

可憐老病無家子若若世居臨江之新淦元末徙
昌先集其質穎悟自幼好學受經於伯父虞部員外
郎汝器及游鄉校從郡中諸先輩講學若書若琴若
詩文皆有傳授既長博極群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
醫卜皆通其說先輩皆稱許之以書經中洪武丁卯
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松江華亭教諭以內
艱去丙子改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詔許之改
饒之餘干自是著為令已卯以薦陞安慶桐城令壬
午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開先生名名試之稱旨特授翰林
檢討尋陞侍讀直內閣朝廷推恩封其父母妻室永
樂甲申陞左春坊諭德兼官如舊是年九月拜國子
祭酒庚寅

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

皇太孫監國洪熙春以疾辭加授太子賓客致仕此其
歷官也先生筮仕華亭時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
勉諸生務實學勵行檢以變淳廉之習日親講授每
至夜分雖隆冬甚暑不廢華亭長者皆稱重之謂先
生必大用其在餘干如華亭時士子樂從之成效著
身事桐城以愛民為本凡可便民者以身任之民

積年遭災恧與免邑中虎為害傷民物乃齋沐
于神虎遂滅跡表朱桐鄉基俾民奉祀嘗督漕運次
三山值大風雪遇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援之活其被
溺者三十餘人捕蝗途中見飢餓病者恧命里胥扶
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
百十人入翰林時朝廷選任儒者若江右解大紳胡
光大揚士奇金幼孜冰嘉黃宗豫福建楊勉仁一時
共事者七人先生在衆人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
後對未嘗以材智先人時論多之及兼宮僚在講筵
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覆敷陳以圖裨益以外艱去

詔奪情道過南京見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事
為祭酒以身率諸生奉守學規以圖成效一時人才
翕然從化朝之公卿大夫咸推敬之時國子生有以
故告歸者皆坐成邊先生為言其情有可矜乃得免
先生雖掌國學朝廷有大制作若纂脩

太祖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為總裁
未嘗去館閣令桐城時嘗為湖廣鄉試考官其去取
有公論在國學過

太宗皇帝幸太學御講義橋堂賜坐講經賜資優厚繕紳
樂之此其官績也乞致仕賜重書褒美後其子孫賜

贊緒為道里費仍命有司給舟車運先生屍居其
年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親藩禮遇之方岳重臣
咸待以師禮而師生未嘗一言及私自處甚淡薄歲
時僅足衣食嘗表許遜章丹廟請春秋致祭脩白鹿
書院此其處退閒之有道也先生達於報施之理凡
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成審度以求至當惟恐貽患
於人群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能全
交此又其守身之槩也其為文以理為主不尚辭藻
所著有願菴詩文若干卷行於世考直翁累贈朝議
大夫資治少尹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妣王氏累贈
恭人配張氏累封恭人嘗受命婦恭服之賜子男五
曰玘早卒曰暉曰昭女六孫男四誣詢訥詵孫女四
曾孫男二先生臨終命歛以時服嘗卜城南懸壩里
為壽藏明年閏七月二十五日葬之門生楊溥為之
銘曰繫古有君子觀光于朝為國之賓及老而歸儀
式後學師道聿尊是為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噫先生
其人也

禮部尚書忠安胡公神道碑銘

李文達公贊

我朝名公鉅卿聰明特達者多矣若器識宏遠福壽
隆長惟武進胡公一人嗚呼休哉公諱漢字源漢別

號潔菴其先淮安宿遷人有諱藩者仕劉宋高祖
左衛將軍遷豫章數傳至諱職者仕唐為侍御史
常州刺史瓊生持國家子常遂為武進人持四世孫
曰宿仕宋為樞密副使宿十一世孫曰中立為常州
制置中立生昭公之高祖也曾祖庸仕元為浙西儒
學提舉祖禎為常州路醫學錄考宗仁隱居不仕嘗
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曾
祖妣章氏祖妣徐氏妣李氏皆贈一品夫人公生而
髮白彌月方黑母夢一僧持花以道之覺而生公居
數日有僧至家索觀公見僧即焚香曰此吾師天淵
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為誌果然聞者咸驚
之公自幼端重不好嬉戲弱冠入邑庠洪武中領鄉
薦登庚辰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遷右給事中公
勤識大體士林譽之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公供職如舊永樂改元秋以奏
對稱旨陞戶科都給事中丁亥

上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
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時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隲
考績事實書成俾公以此勸勵天下以故雖窮鄉下
邑軌跡無不到在湖廣間案久雨申冰還朝丁內艱

乞終制不允尋進禮部左侍郎明年往巡江浙諸州
按嘉議大夫癸丑復自均襄還朝車駕親征北虜駐
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

上卧不出聞公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驅馳良苦賜
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
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為陳說

上欣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退漏下四鼓先
是

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時飛語上聞

文廟屬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等事

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仁宗嗣位特賜誥命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已而聞公曾
有密疏疑之乃轉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之官南京
未幾閱章奏見公所上密疏深嘉其忠方議重用之
而龍馭上賓矣

宣宗皇帝即位復禮部左侍郎兼職如故洪熙乙巳冬
公自南京來朝

上素重公及見入顧問良久即留任行在禮部事宣德
改元春進尚書是歲秋漢王謀叛事覺公贊

上親征事平公受賞賚甚厚後給叛者家屬四人丁未
賜誥命授資善大夫復賜近第一區於長安右門外
給閭者二人戊申

上嘉公忠勤特賜銀章四其二曰文恭世家曰清和恭
靖蓋嘉羨 羨之也尋以公生辰賜宴於其第秋八
月公扈從巡邊至會州而還己酉命兼詹事府事夏
五月扈從北巡時常民有豪橫者既抵于法悉以田
宅賜公辛亥命兼行在戶部事

聖節御製詩一章賜公及蹇忠定楊文貞文敏三公且
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翼之功因賜宴盡醉而

罷新建禮部成命光祿設宴勲戚公卿皆往賀公
以為盛事立石廳事之右倚任益隆每燕見

上虛心問曰卿有何言得其章奏即施行之時有芝產
于公署人以為公和氣所召

令上皇帝踐祚亦惟圖任舊人待公尤厚凡軍國重務
皆與聞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每考績必有賚予
甲子以年至七十上章乞致仕

上以公精力未衰慰勉留之己巳

上親征北虜命公留守京師秋八月進太子太傅階紫
祿大夫景泰初賜誥命辛亥春公因災異數乞致

免以田元意不許事遂少傳去中兼太子太師二傳
兼支公固辭一律終百復賜詔命進階光祿大夫
後每歲引年乞歸皆不許丙子復因災變乞賜罷職
亦不許時公年八十二忽疾作艱於步履明年
皇上復位公喜不勝自扶疾入朝而筋力不可強矣遂
乞謝事且辭師傳二職

上方重用耆舊憫其老皆從之陞辭賜白金寶銀金織
襲衣給驛舟以歸復賜璽書有卿宅心允臧慶事惟
慎雖經變故無改厥常之諭歸之日鄉人老稚聚觀
者以億萬計公陳所受賜於堂感激泣下遺冢子壽

寧詣闕申謝

上念公歷事累朝遂官長寧為錦衣衛世襲鎮撫俾歸
終養公之弟克恭克寧克誠時年皆七十餘蒼顏白
髮燕樂於一堂遂扁曰壽愷優游桑梓者七年疾復
作召諸子前曰爾輩圖報國恩勿墜家聲遂瞑目而
逝天順七年八月八日也享年八十有九終之日當
州守車夫錫夢公來辭已而聞訃大以為異訃聞
上為之震悼賜太保謚忠安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有
司營葬事息榮始終世莫與比公為人平易寬和廉
潔寡慾自奉清澹處者有常居官敬慎一毫不苟歷

年薦拔士類甚多十知春闈貢舉天下之士盡出其
門平居未嘗疾言遽色雖庸夫孺子亦知其為長者
暇則手不釋卷喜為詩文晚年譽望益尊其酬應愈
劇曾不厭倦所著有芝軒集若干卷又嘗輯錄醫藥
經驗者曰衛生易簡方經進又有律身規鑑俱行于
世公配范氏早卒累贈夫人繼張氏累封夫人子男
四人長曰祺即長寧居母喪廬墓有司聞于朝旌其
門曰孝子次衍以武舉得官沒於王事次龍錦衣衛
指揮會事次嗣女三孫男一曾孫男一銘曰

大明盛時有臣胡公從容其間以篤其忠始為夕陽
乃教胄子輿論攸歸多士咸喜作賓春宮遂長春官
列聖倚之四海又安國之老成進位師傅溫恭維人翊
我皇度公在朝廷六十春秋祿位優游莫之匹休公
身雖亡中有不死懿行崇功昭彼信史

皇恤耆英曠典是承隧道有碑儒臣刻銘

河南左布政使李公墓碑銘 昌祺 錢文肅公 幹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首下明詔搜揚側陋思得天下
材智之士以共新治道而尤嚮用儒行承樂葵未進
試取士四百七十二人在位二十二年凡以科取士

而成稱是科得人而最盛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李公昌祺其一焉公少負材器志於用世跡郡學生
以明經取進士第簡入翰林為庶吉士性素介特至
是益自檢飭達官勢人未嘗謁之私第會脩永樂大
典禮部奉詔選中外文學之士以備纂脩公在選中
例凡經傳子史下及稗官小說悉在收錄與同事者
僻書疑事有所未通質之於公多以實歸推其該博
精力倍人辰入酉出編摩不少懈退復以其餘力發
為詩文應人之所求者皆典贍非苟作隱然聲聞館
閣間書進被宴賚擢為禮部主客司郎中郎凡四遷
主客視他司最繁劇官難其人公以明敏濟之不息
剴治其間庭無留事退視其私一室朽然無長物俸
不足以供費泰然不以屑其意堅苦礪節時流少與
為比尚書呂震有巧接材倚被

主知狠愎自用專以嚴憚下人群吏莫敢仰視慢易僚
佐少忤其意者輒中傷之衆皆側目而待公特異有
所承稟色詞俱溫始終不少衰駕幸北京

仁宗以皇太子監國兩命權知部事行在吏部奏請憲

員闕

大率命簡兩京朝臣有材望者補之

任事奉命等若千人應請安于禮部予道里費至則
為廣西左布政使朝野崇之廣西地極南徼谿洞
獠時出掠掠遠氓苦之公至而威望凜然狙伏
不復為民患境內晏安政務備舉尋丁外艱去
官吏皆追思之服除入覲

仁宗在位言于朝曰此佳士良不易得在列
相與嘉歎不已先是河南連歲旱蝗民多死徙

太宗震怒被災郡縣有司不以上聞者悉逮寘于法思
得人以撫安其民改公往淮河南被命即就道既至
宣布

主恩疏滯舉廢採災卹患憫下窮絕棄捐去貪殘方
之政所當舉者悉盡心焉贊明起視事日入方息居
數月政化大行聲績茂著復丁內艱歸服喪河南荐
飢本司累奏起公治之

宣宗命奪喪乘傳赴官為治如初勤勞倍之因感風疾
往往增劇不待引年堅乞致其事詔報可之歸而先
廬僅庇風雨服食清約如寒士伏臘不充處之裕如
居雖密邇郡城足跡未嘗至公府守長於政務有所
必決極言無隱因其言民陰受其惠者居多病間輒
書不去手吟詠自娛遠近有求文應之不倦一日疾

書遺訓予子惟以知學備身為言錄無他語惟
逝時蓋景泰壬申三月二十五日誕生洪武丙辰
月二十六日壽七十有五歲公諱禎昌祺字也僑巷
白衣山人運甓居士其號也李氏世家金陵宋南渡
有諱義者仕為郎中扈從隆祐太后南上留居吉水
之烏江元時諱者烏江徙居郡城之吉陽門又徙
今之螺川巷因為廬陵人曾大父克國皆隱不仕而
以行義稱父伯夔力學工詩名聞當時母劉氏公生
資稟英悟早即嗜學成童屬對賦詩語出驚人弱冠
為文藻思溢出發有老氣不惟一時材俊者禮部

郎曾公子啓章相與名聲不相上下鄉之老成
亦皆駭其文識謂必顯於平生所著詩文有稿若
千卷藏于家平居孝弟尤順出於天性恤孤赴難皆
盡其力元配艾氏繼配劉氏子二人長宣次定孫男
五女六墓在縣之紫雲山招義院之西從兄兆也定
奉事狀未謁銘以刻諸墓隧之碑於予昔之所謂大
臣者妻身殉國夙夜憂勤以任天下之重追恤其私
故宋社正獻公身至大拜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
驛舍范文正公晚參大政妻子僅給衣食至其歿也
家無以為喪公任牧伯身籠家溫爾其宜也而乃使

盡厥職空之。終其身所請養而無異於之。公之
何媿哉。眈彼顧利。冒耻不為。公議之所。右者其賢不
肖。何如哉。因定之。請論次公之。里系官闕。歸履之。詳
為銘。以刻諸貞石。又何媿詞。銘曰

聖明御極。宵旰渴士。天心統佑。俊乂雲萃。奮庸于朝。布
列有位。効其智能。稱厥任使。公起茂科。在躋顯仕。兩
啟大藩。所治去煩苛。泚以簡易。招狹罷氓。莫安
田里。震疊遠夷。綏靖邊鄙。惠洽群黎。威憚健吏。威惠
並施。本仁輔義。風化遐被。我弼成化。理先民有云。國之
利器。牖下告終。得正而逝。螭螭豐碑。表厥墓。隨昭其

民庸。垂示永世。

鎮江府同知陳公墓誌銘

諤 朱都御史與言

公諱諤。字克忠。少字一諤。姓陳氏。世居番禺。曾大父
諱中。奉宋季為廉訪使。按山東。有能聲。大父諱照。卿
樂善好義。隱居田里。勢利澹然。邑人敬慕。有貧者。輒
捐已賑。貸事弗平者。咸質之。退無怨言。頗有陳太丘
王彥方風。父諱以惠博。通經史。兼通內典。而精於醫。
治疾如神。弗圖報於人人。多德之國。初海內甫平。乃
退耕田野。無復仕進心。惟篤義方之教。配杜氏生四
子。其次公也。公自幼性敏。泊長。遵志篤學。而識見迥

出流輩讀書過日成誦解深奧發卓有古作者氣
以惠公嘗曰吾子諤器宇不凡他日必大吾門也
冠游廣郡庠受業于永嘉陳先生門益自奮勵業以
成父志先生深器之永樂六年戊子以書經領薦卒
業于太學納交名流以宏所蘊用志愈篤譽譽籍籍
遂聞于朝八年庚寅夏五月超擢刑科給事中介然
自守遇事剛果劾奏豪強不避權要嘗奏事聲譽益
大聽者凜然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次
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致逆鱗之怒命為坎奉天門
瘞之七日不死遂釋還職未久陞吏科都諫一日
同列奏事忤

上上怒落職罰令備葦象房同事者先治完降職去公
貧不能倩人乃力自為值駕至觀象閣治屋者誰也
公前俯伏陳其故

上念其直且憐其貧尋命復官由是擊搏愈甚朝廷
然而

上亦屢有付託委任之意焉九年辛卯九月奉使雲南
公幹還朝即命署通政司事於己春三月也逾年
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事所至先舉厥職凡百施為

嘉慶庚子年四月丙申夏六月轉鴻臚寺少卿
年冬又改署工部事歷履聲績視前有加不四年
轉署三五公才皆足膺之為無季焉至是陞授順天
府府尹治同三輔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吏畏其威
民懷其惠歌誦興焉嘗出行轉城隅快衛
皇太子駕太子怒訴

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其見重有如此已
亥四月癸巳有白鳥乳公庭槐公表而獻之

上喜賜金帛有加廷臣稱賀時有白鳥之頌既而執政
出公為湖廣按察使論者以白鳥雖為國上瑞而

公外補之兆也歷三載刑政肅清一道無冤獄亦
寬民前憲使孟公督營造公成之民不告勞事易以
集將代朝廷命之部侍郎師公有事湖廣留公督軍
公嚴號令炆毫無犯民得按堵既平奏最改山西公
至一以治湖湘者治之洪熙改元封建親藩選輔導
之職廷臣推公重厚老成才德兼備足副簡卑遠旅
荆府長史先時公因忤親王貶知浙江海鹽縣

上一日問左右大聲官人何在此人宜復為輔導使人
得易聞過至是因有是命降敕曰朝廷建諸子以
屏國家必選賢能端正之士為之輔長史其有也

以贊其德義治其政令尤為得賢力足以克副
爾浙江海鹽縣知縣陳諤自給事廷陞擢尹京
司風紀敷歷有年茲特授爾奉議大夫荆府長史漢
之河間東平筋躬勵行令聞長世固王之能自脩亦
必輔導有其人焉爾宜勉之王有無窮之美爾亦有
稱於世時改元正月也公至左右匡輔殫心竭誠多
補益初命下人為公懼公贊有方率至於善益副
上付託之重蒙賜忠良鯁直四大字以寵異之既而封
贈其父如已官母杜氏為宜人配蕭氏封如母宣德
三年丁母憂還哀毀甚至郡人素服公剛直有屈

來白公公語諸當道皆伸之服闋復為長史與王
協遂除鎮江府同知時戶部侍郎周公忱督漕千淮
以公廉介有為檄脩隄圩岸相方設宜隨事就緒及
郡之山川杜榷壇壝學校齋堂殿廡咸大而新之成
績皆歷有紀未滿考以年耄乞歸不許欲徑掛冠鎮
民遮留弗得行及章屢上乃允命兵部撥夫隸送
逾兩期以疾終時正統九年甲子三月二十三日
矩公生洪武十年丁巳十有一月初十日春殊六十
有八矣越明年乙丑十二月二十二日將奉柩歸
者為永泰鄉白雲山樹木坑西辛向之原適子以賜

聯吉州其郡廉生備以其郡人郡御史公事信
所為狀請銘誌石用垂不朽予與公同僚官于難知
公獨深義不可辭嗚呼公以豪傑之才正大之學歷
仕四朝懋著勞績眷顧之恩有隆無替英風義氣足
以庶頑而立懦求之古人蓋無愧也顧世之才德節
操有如公者能幾何人哉公二子長經次綸即求銘
者銘曰疊疊克忠才德通敏出仕明時持身端謹擢
居近侍職列禁垣劾奏嚴密受知

帝尊歷署大政殫心制治崇遷京尹操法循理進獻禎
端加秩賜金兩居總憲刑獄惟矜郡邑澄清網維
肅藩輔既遷轉導忠告志存忠良行有鯁直勲烈流
聞千祀弗息引年上疏致政榮歸優游兼景山谷增
輝同仕四朝衆稱特達令名彰彰威望日赫令壽終
考安順榮光於呼克忠歿也不忘

南雄府知府劉君言行錄實

楊尚寶庶

劉實字嘉秀江西安福人歷仕宣德天順間終南雄
知府卒年六十六

嘉秀來京師課績不投足於達官貴人之門自陳其
才薄親老乞授教職以自便自通判而視教職其位
之崇卑秩之厚薄固莫然不俸矣乃欲辭此以居彼

是豈利於富貴者之所能為哉會有諫官者游歷宦
中外執事之臣以冗退者累千百嘉秀自謂必得所
欲迺復有金華之命豈不以其才足以為治長民非
典教之職所能盡與今嘉秀辭之既敏朝廷留之益
固其猶有古之風與嘉秀出判郡事三年不以妻子
隨不與流輩伍廉介之操紳有聲稱劉球撰贈行存
君授官金華府通判郡賦以早歲逋不能完民或鬻
子女以足數奏寬貸之又贖還其子女督賦至浦江
其丞王韶君鄉友也且盤饌置酒詣館饋君君謝弗
納坐郡治公務有間輒探案問經史閱之視事乃掩
卷已則復然郡僚或竊笑之不為改郡中顏孝子宗
澤呂東萊祠墓汲汲脩葺鄭義門合爨世久漸不能
自給又買馬出丁供山西驛以君言得免役劉悅傳
南京鄉闈校文惟幙衾褥遂以為贖舊常然也君却
還之丁毋憂廬墓蔬食以終喪擢順天府治中民饋
送鷺不受委而去君縱之門外景泰中召脩宋元史
于東閣筆削任心無所咨承屈遜見所脩不合已意
笑聲徹閣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君擢知南
雄府府為江廣要路商稅鉅萬官于是者鮮不盡廢
推其餘以待過客亦無或賦望者至存稅之一二以

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度廣松而邑未數月中貴使橫
外至南安先遣騎來南雄視供帳不知昔所聞君不
與騎抗禮不做借色辭騎馳還南安明日從中貴至
入驛與諸從騎弓劍羅立左右郡僚庭參畢趨出獨
留君詰以慢已共苛辱之庭中轟然南雄民自驛門
外爭走入為君謝過以身翼蔽遂以君出中貴見君
得民心徐問知其平素欲召釋前憾君不復往中貴
去至韶韶人為言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貴乃亦以
驛馬兼程疾馳先聞逮君至京入見具言臣從官三
十年不以妻自隨餐粗衣敝欲為國家愛養所部不
恐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霽威聽其言不復更窮治獄事得釋有日矣以病卒
贊曰予聞安成大夫士云君喜著書尤用意春秋中
夜有得蹴童子然燈起書之如獲至寶斯可謂暮學
矣而其所行與古廉吏范丹塵甑何相異學而知行
之誠難能也然以是律可已爾以是求合於塗之人
欲與已不齟齬豈可得乎位至郡太守全而歸之其
託鑑於

聖明為幸已多矣 並小傳

惟公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之而不回

勢揚之而不沮彭侍郎撰墓銘

南雄知府劉實其廉足尚也 名臣贊錄

安慶知府周公行狀 濟

李文達公賢

公諱濟字大亨世家洛陽曾大父諱文質大父諱誠之俱隱德不仕父諱禮以不羈之才遠涉江湖間公既冠永樂丁亥春自入郡庠為弟子員博學強記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疎之語愀然不樂曰父在數千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即棄學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閩適遘疾已危一見公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於是

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甲午鄉薦赴太學學業大進尋歷事烏臺會蠶絲豪民毆人至死賂同行証一老人已問未決公訊其情有疑既二日乃得豪民狀遂出老人闔院異之聞於都憲自後獄有疑戊委公無不得其情適有中官陳姓者

宣廟極寵之因有過大怒送院鞠之御史嚴繼先莫測上意咸避之公曰何以避為立訊成獄都御史劉觀由此注意於公會御史缺員以公屬吏部補之公以目疾不能宣德戊辰夏遂除江西都司辦事初獄有難宣德都指揮是次公曰此吾職也彼何與焉

幾愈畢既大服其公反加禮呼為大死焉其公
是皆重之葵亥春以父喪去位居家不作佛事
文公家禮鄉人欲之謝曰僕儒者流安敢從佛因嘆
曰昔程子之賢亦不能化况我輩乎服闋調湖廣都
司正統改元秋用當道者薦拜監察御史立朝有蹇
諤風士大夫為之改觀二年冬鎮大同中官郭姓者
以豪橫僭度聞於朝廷勅一御史往廉之先往者不
得其情復以公往乃微行代負笈者入其宅盡得違
法狀朝廷嘉之明年春御史出巡宣府者以邊情劇
不能處分遂自經欲遣能者咸曰非公不可公既至

邊將為之歛迹邊務一清四年夏以母喪還家躬脩
塋域見艮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即掩之
因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
脩吾宅問其名曰乖厓也既覺悟曰乖厓乃張詠之
號已而考之實塋其地公之誠能感鬼神如此七年
春服除復受命往巡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讐殺
累年不解勢愈大朝廷勅公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
公曰朝廷本意欲安之撫之不服然後加兵未晚也
吾不恐其肝腦塗地乃令人賫榜於各寨宣布朝廷
恩威且曰從無者即無罪允讀其榜沉思之書四字

於榜尾令持遠來不解其意公曰此非是國者誘禽鳥之媒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示以誠信允大驚曰非凡御史也即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贖罪敏亦媿服一方遂安朝廷嘉勞之十年秋復巡鳳陽逢歲歉民多窘於食公嘆曰此地民飢我飢之也輒開倉賑之然後聞於朝有司危之公曰以此得罪甘心焉若俟報何啻穿井以沃焦釜民賴全活者數十萬竣事會安慶以人民飢食流離聞且報無賢守之故於是大臣咸推公十一年夏出守安慶公馳至視篆之明日召闔郡父老問其故皆流涕曰此處三歲不熟矣以子女易食滿載而南者無虛日公即分命止其舟借漕運糧以濟之子女得存者不下萬餘章連懇陳歲荒民流之故復乞停稅朝廷俱從之首訪余忠宣公祠已毀矣公嘆曰余公昔鎮安慶保孤城於七年之久仗義死節有功於名教今乃無祠非缺典乎遂與僚屬各捐俸立祠民之樂從者甚衆俗尚奢親沒不葬者數百家女聘未歸者千餘家公乃出令示期違者罰之貧者助之不兩月無留焉閩中寇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乃聚衆強取富民粟富民以益訟於公公曰此非盜也乃貪耳

神碑其狀號於貧民曰得美教者神以教吾人使之
貧民間之戚况遂解散賊則美教將無以施為政之
得失拂垢爬痒務蘇其困民賴之如父焉馬工部尚
書周公忱巡撫諸郡獨慮安慶歲必數至為餘里自
公下車之後曰吾無安慶之憂矣在仕三年以疾卒
六縣之民為之罷市巷哭若親喪頽扶柩至洛陽者
數十人視古之循吏亦何愧焉公為人謙恭不立厓
岸外和內剛事上接下交友無不得其懽心風流醜
籍善記子籍凡事必究其出處雖隱僻事亦精到喜
清談過如已對酒達旦不寐人論文或忽公詰之即